

妙華會訊

二〇一二年第三季

扶持如來正法
肅清教內邪言
建立佛徒良軌
普遍大地弘揚

維新標語



印順導師思想 講座暨座談會

宗旨 闡揚印順導師思想，推展人間佛教，導引正見，啟發正信，進而「淨化身心、利濟人群」，向於佛道，護持正法。

實施內容 於香港舉辦「印順導師思想講座暨座談會」。

講師 宏印法師（台灣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厚觀法師（福嚴佛學院院長）、開仁法師、圓波法師、貫藏法師（福嚴佛學院三位教師）。

日期 2012 年 8 月 11 日（週六）。

地點 香港中國文化協會（香港九龍窩打老道 79 號 H，怡安閣 A 座 3 樓）。

進行方式 每一主題專題演講各 60 分鐘暨討論 20 分鐘。

講義 會場發送，人手一份。

講題議程

時 間	內 容	主持人／主講人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幕式	宏印法師 厚觀法師
10:10~11:30	場 1：印順導師對《阿含經》教義學上的詮釋	開仁法師
11:30~13:00	午齋休息	
13:00~14:20	場 2：印順導師對「龍樹學」的闡發	厚觀法師
14:20~14:40	茶點時間	
14:40~16:00	場 3：印順導師對「初期大乘佛教」的探究	圓波法師
16:00~16:20	茶點時間	
16:20~17:40	場 4：印順導師人間佛教人菩薩行之特色與饒益	貫藏法師
17:40~17:55	休息	
17:55~18:35	綜合討論、閉幕	五位法師

※ 議程若有異動，請以福嚴佛學院網站公告為準：<http://www.fuyan.org.tw/>

主辦單位 福嚴佛學院、香港妙華佛學會、香港中國文化協會。

預留坐位

香港中國文化協會

電話：27115179（辦公時間 09:30~18:00）

講座查詢

E-mail：Lojames2010@gmail.com

電話：96504661

佛學班及活動

第二十六屆佛學初階班

主講：本會講師

日期：2012年3月18日至10月14日
(逢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00 – 12:30

地點：北角堡壘街36號美威大廈2樓D座

中國佛教史課程

主講：資深講師

日期：2012年3月18日至11月4日
(逢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00 – 12:30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趙國森校長佛法講座

講題：《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對讀

日期：2012年8月20日至2013年1月22日(連續二十個星期一)
(放假10月1日、12月24日、12月31日及2013年1月1日)

時間：晚上 7:30 – 9:00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妙雲集讀書會

閱讀《空之探究》，附以《性空學探源》作輔助

日期：2012年2月17日開始(逢星期六)

時間：下午 3:30 – 5:30

地點：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禪修班

日期：2012年8月4日至9月29日(逢星期六)共9堂

時間：晚上6時至7時30分

地點：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觀音菩薩誕紀念法會

日期：農曆六月十九，公曆 2012年8月6日(星期一)，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舉行紀念法會，讀誦《妙法蓮華經》，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座談會

主講：現代僧伽的養成教育 —— 以臺灣佛教弘誓學院為例

主講：耀行法師

日期：九月九日(星期日)晚上七時至九時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本會所有課程費用全免，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現已開始徵收二零一二年會費，每人一百港元，望各位會員依時繳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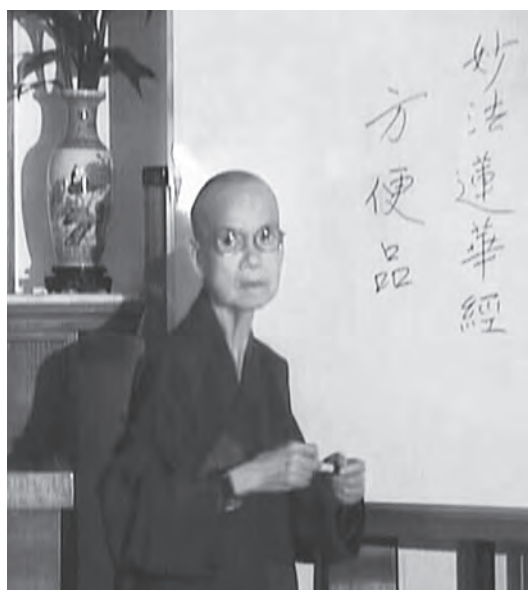
本期目錄

- 
- 3 **《法華經》講記（之二）**
慧瑩法師主講
何翠萍筆錄
- 10 **宗教與族群關係**
昭慧法師主講
陳悅萱整理
- 26 **釋疑解惑**
黃家樹居士解答
何翠萍筆錄
- 29 **妙華佛學會之沿革**
何翠萍
- 33 **幽明之際**
洪真如
- 35 **學貫天地**
維摩居士的疾病觀（之三）
羅漢松
- 40 **心之所安**
孔亮人
- 44 **喜遇佛法**
馮惠賢
- 46 **用心的演繹**
關鼎協
- 50 **一個義工的感悟**
鄭展鵬
- 52 **捐款大德芳名**

《妙法蓮華經》

講記(之二)

慧瑩法師主講 何翠萍筆錄



本經的傳譯

《妙法蓮華經》是由印度梵文翻譯成中文的佛經，共有三個譯本。依時間次序來講，第一個譯本大約是在西晉時代西元二百八十六年，由西晉竺法護法師所譯，他是敦煌人，去過西域的地方參學。他的譯本名叫《正法華經》，妙法可以譯作正法，正法和妙法是同一個意義。第二個譯本是姚秦鳩摩羅什法師所譯的《妙法蓮華經》，這個譯本最多人流通。第三個譯本是隋朝的時候，闍那崛多法師翻譯的，他

是西域的高僧。他的譯本叫《添品妙法蓮華經》，這個譯名有兩重意思，同樣譯為《妙法蓮華經》，表明他的譯本與羅什法師相差不多，加上「添品」二字，表示他的譯本加多了一些內容。

竺法護法師的譯本是沒有普門品的偈頌，羅什法師本來也沒有翻譯這些偈頌，大家研究一下就知道是後人加上去的。論品數來講，竺法護法師和闍那崛多法師所譯的版本，都是七卷二十七品，羅什法師的譯本是七卷二十八品。

在妙華佛學會，大家平常讀的版本，是經過遠參老法師修正過的只有六卷二十四品的《妙法蓮華經》，遠老法師共刪除了四品半，即是刪除了「提婆達多品」、「陀羅尼品」、「妙莊嚴王本事品」、「普賢菩薩勸發品」以及「觀音菩薩普門品」的偈頌。

刪除四品半的理由

一般人的觀念上會覺得，刪改佛經是荒謬的，非常不以為然。但我們必須知道，佛經不是全部都是釋迦佛

親口說的，也不是全部由阿難尊者結集的。在七葉岩阿難尊者和五百大阿羅漢結集，只是三個月，哪能結集出這麼多佛經呢？就是《四阿含經》，有很多都是後來才編集的。當時三個月的時間裏，傳說五百大阿羅漢也有結集論藏，但主要是結集《阿含經》和律，其他很多佛經都是慢慢因時因地編集出來的。所以經和論就不同，某某論，總會有某某菩薩、某某論師來負責是誰寫的，而經不是筆記，也不是錄音，是後來慢慢編集的，並沒標明是誰負責編集。所以我們在觀念上，不要認為經一定是不可以修正的，遠老法師的修正是有他的理由。

遠老法師除了刪除「提婆達多品」、「陀羅尼品」、「妙莊嚴王本事品」、「普賢菩薩勸發品」以及「觀音菩薩普門品」的偈頌，在其他品中，有些累贅的文字和沒什麼意義的文字也刪除了，有些字眼很暗晦的，他也修改了。例如「於一佛乘，分別說三」改成「隱一佛乘，分別說三」；「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改成「是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時時乃一出」，改成「時至乃一出」。舊本很多諸如此類的字眼，人們很難理解，經遠老法師修改之後，就淺顯些，我們就容易明白，不會誤會，有這種好處。如果不修改，你理解錯了，意思就相差很遠了。

按照道理來講，刪改經典這樣重要的事情，應該要開一個大會，召集一些很有學問、佛學根底很好的人，大家來商議，不應自己去刪改，但一般人都是喜歡保守，喜歡傳統，同時各人的見解不同，主觀上先入為主，認為這樣是對的，不可以改，改經是很大的罪過，所以很難找到人有這種共識來一起做這個工作，倒不如自己嘗試去做。因此，遠老法師就用一種大無畏精神，承擔這項工作，把累贅的刪繁為簡。如化城喻品講東方梵天王看到佛光就尋光找佛，看看佛在哪裏放光說法，找到之後又讚歎佛，又請佛說法。講完東方梵天王又講南方、西方、北方、東南方、西南方、東北方、西北方、上方和下方的梵天王，也是一樣尋光找佛，敘述的內容是一樣的，其實講一方就夠了。所以遠老法師就用「其餘九方諸梵天王亦復如是」來代替描寫九方諸梵天王尋佛讚佛的一大段累贅的文字。這就是化繁為簡，大家讀起來就更加明白更加簡潔清爽。還有一些經文、品類是不合《法華經》的意義，同「開權顯實」完全沒關係，甚至同佛法都沒關係，所以就刪除了。

遠老法師刪去的「提婆達多品」，在舊本是第十二品，是在寶塔品之後。這一品不但遠老法師要刪除，古時也有人發覺這一品有問題，印順導

師也認為不應有「提婆達多品」。提婆達多是釋迦佛的堂弟，專門害佛，他教阿闍世王弑父做新王，他自己想殺釋迦佛做新佛。而「提婆達多品」不是講今生的事，是講他前世，過去無量劫的事。有一世他做仙人，這仙人不是中國人講的神仙，而是印度人講的在山上長時間專心修行的人，不論什麼宗教，專門修行的人就稱為仙人。那一世，提婆達多是個修行人，當時有個國王很想求大乘經，那仙人就說：「我有大乘的《妙法蓮華經》，你如果不違背我的話，我就為你宣說。」他叫國王做很多艱辛的苦工，但國王一心求法，什麼都肯做，跟隨他，侍候他，幫他上山摘果子、汲水、做飯、洗衣服，無所不做，一直做了一千年也不厭倦，說明他為求大乘法是很虔誠、很懇切的。佛講完這段往事，忽然有位智積菩薩催促多寶佛「當還本土」。他又不是小孩子坐得不耐煩叫媽媽走，他沒理由忽然叫多寶佛回去。釋迦佛又留住智積菩薩，並說文殊菩薩就要回來了，有很多道理要一起討論。序品講了文殊菩薩和彌勒菩薩一問一答之後，經文裏沒提過文殊菩薩離開法會去了龍宮。這裏忽然間講文殊菩薩快要從龍宮回來，回來後就同智積菩薩討論。文殊菩薩說在龍宮講《法華經》教化了很多眾生，有很好成績。有什麼證明呢？忽然海龍王之女

來到，她是八歲的小女孩，她來證明修此經速得成佛。舍利弗又質疑，女子有五障怎可成佛？龍女說：「我是可以成佛的，你看著吧，我獻上一顆寶珠給釋迦佛，我成佛比獻寶珠給佛還要快。」龍女獻珠之後，走到南方世界，變成男身就立刻成佛了。這是神話，佛法裏是沒講這些的，就算權教菩薩都要通過十信、十行、十住、十回向，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才可成佛，哪有一瞬間就成佛的呢？佛教是不贊成演神通的。所以遠老師覺得這一品不但不合《法華經》，連佛法正常的意義都合不上，所以把它刪除了。

如果你讀慣了某人的著作，那些作品是不是某人寫的，你是可以看得出來的。「提婆達多品」的文筆、語句就不像是羅什法師所譯。有人考查過，這一品是最早去印度留學的法顯法師帶回來的，原放在王宮供養，不知什麼時候，有人拿了出來，認為是羅什法師譯的，也不管前後文對不對、順不順，就加在《法華經》裏。

其實這一品與前一品「見寶塔品」是不連接的，「見寶塔品」長行最後講釋迦佛「以大音聲普告四眾：誰能於此娑婆世界國土，廣說是《法華經》，今正是時，如來不久當入涅槃，佛欲以此妙法華經，付囑有在。」多寶佛為作證明而來，讚歎《法華經》。現在

釋迦佛就呼籲大眾，你們哪一位能在這世界流通《法華經》？現在應該出來發願，因為你們不發願流通經典，如來是很擔心佛法不能流通，不能久住世間。如來不久就要入涅槃了，佛很希望把《妙法蓮華經》付託給你們去流通。接著的偈頌是重頌長行的意思，也是呼籲大眾：「聖主世尊，雖久滅度，在寶塔中，尚為法來。」多寶佛雖滅度了很久，在寶塔裏尚且為法而來，為《法華經》的流通來作證明，來作讚歎。「諸人云何，不勤為法？」這句話就有些責怪的意思，多寶佛在寶塔中都尚且為法而來，你們各人為何不精進為法？為何不發願流通佛法？

這段經文是釋迦佛呼籲大家要發願流通《法華經》，在這段經文之下的「提婆達多品」根本沒講到有人發願這件事，佛的話沒人回應，也就是把經文的意思打斷了。而「提婆達多品」後面的「持品」則有敘述很多大菩薩，回應佛的呼籲：「爾時藥王菩薩摩訶薩，及大樂說菩薩摩訶薩，與二萬菩薩眷屬俱，皆於佛前作是誓言：唯願世尊，不以為慮，我等於佛滅後，當奉持讀誦此經典。」當時藥王菩薩、大樂說菩薩等二萬菩薩眷屬一起來發願，請世尊不要擔心，我們在佛滅後，一定會奉持讀誦廣說這部經典。

由此可見，「見寶塔品」和「持品」

是銜接得很緊密的，而「提婆達多品」放在「見寶塔品」之後是非常不合理，有這一品反而造成障礙，應該刪除。

「陀羅尼品」也被遠老法師刪除了。陀羅尼譯作總持，總一切法，持無量義。某人總攝了某類知識，他就得了某種陀羅尼。例如阿難尊者是多聞第一，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難心，他聽了能領解，又能不忘失，過耳不忘，所以就得到聞持陀羅尼。如果某人得到文字陀羅尼，他就什麼文字也會看。如果講某人得到語言陀羅尼，他就甚麼語言都會講。但密宗興起的時候，他們把咒語叫做陀羅尼，有咒藏，名曰陀羅尼藏，認為念咒就甚麼都可解決，甚至殺生食肉也沒問題，只要念咒超度他往生就可以了，所以密宗不用吃素。他們認為念咒很大功力，就是陀羅尼。但佛教的本義不是這樣的。

「陀羅尼品」的內容是講藥王菩薩讚歎這部經的功德，比較其他的功德，並說起咒，作為護持的用途。如果持經者念起這神咒，就沒惡人和惡鬼神來侵害。這神咒可守護持經者。接著勇施菩薩、毗沙門天王、持國天王、十羅剎女、鬼子母和她的眷屬，各位都說了一條咒，要保護持經者。

印度人甚麼都念咒，捉蛇要念咒，害人要念咒，求福也念咒，認為

咒是萬能的。在「陀羅尼品」，羅刹女和鬼子母說的偈語好狠毒：「若不順我咒，惱亂說法者，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如果有人不順我的咒，去搞亂說《法華經 II》的人，我就把他的頭破作七分，斬成樹枝一樣。這樣講很惡毒，佛教是不贊成瞋恨心的，佛時常教弟子破除三毒。佛陀的本教是禁止用咒的，當然也禁止殘暴。可知這些內容不但不適合《法華經》，也不適合佛法。不過是後世的人見到婆羅門教復興了，人人念咒念得很熱鬧，那些咒又靈驗又有效，大家就一窩蜂地喜歡念咒了。

印順導師也不贊成念咒，他寫的妙雲集《佛在人間》53 頁講：「佛說見諦的人，就算生了大病，受種種劇苦，甚至可能死亡，也決不去求學一句咒、幾句咒或者千句咒，希望避免自己的痛苦與死亡，可見這唯不見真理的愚癡眾生才去學習。真正的出世法，要從正知正行中來，決不能從神化的祭祀與咒術中來。」見諦的人是指見真理的人，聲聞乘的初果已經是見諦。

印順導師曾在《華雨集 II》p.38 講述：印度盛行的咒術，是「佛法」所鄙棄的——如《中阿含經》「多界經」說：若見諦人，生極苦甚重苦，不可愛、不可樂、不可思、不可念，乃至斷

命。捨離此內（佛法），更從外求，或有沙門、梵志，或持一句咒、二句、三句、四句、多句、百千句咒，令脫我苦，……終無是處。

接著，導師又說：見諦人，是證見四諦的（初果以上）聖者。佛教的聖者，如因病而引生極大苦痛，面臨死亡威脅，也不可能去從那位沙門、婆羅門，求誦咒語以延續生命的。

佛教徒常念的《大悲咒》，是講觀音菩薩化身成甚麼鬼、甚麼神，每一句其實都是鬼神的名字，所以遠老法師講：「你念觀音菩薩化身鬼神的名字，不如念觀音菩薩更直接了當。」

《雜阿含經》講：「幻術皆是虛誑法。」講明咒術都是欺騙人的東西，是令人墮地獄的，你信了這些幻術邪術，就與正法背道而馳，就趨向地獄了。錫蘭巴厘藏的《小品經》、《三明經》等經都是不要咒術的，並嚴禁咒術。羅什法師譯的《大莊嚴論經》講一群男居士與婆羅門辯論，說明佛是不會用惡咒的。佛有大慈大悲的力量，有大功德力，有自在神通之力，有威猛大勢之力，有師子奮迅之力，不像婆羅門那樣要依賴咒力。因為這樣的理由，遠老法師把陀羅尼品刪除了。

「妙莊嚴王本事品」講無量劫前有位妙莊嚴王信受外道，而他的兩個王

子，一個叫淨藏，一個叫淨眼，都信佛教，並有很好的修行。國王夫人叫兩個兒子去感化父王。父王見到兩個王子現十八變神通後，非常感動，決定信佛，並帶著夫人、王子與群臣眷屬，來到雲雷音宿王華智佛面前，佛就同他們說法，並同國王授記。國王與夫人、王子等眷屬馬上求出家。國王很歡喜地說：「我這兩個王子真是我的大善知識，如果沒有這兩個王子的指引，我怎會來見佛？我怎會得佛授記？怎會出家學佛？」然後國王又讚佛的相好莊嚴。最後釋迦佛就告訴大眾，當時的國王就是現在法會上的華德菩薩，淨德夫人是現在佛前的光照莊嚴相菩薩，兩個王子是現在的藥王菩薩和藥上菩薩。這一品只是講了個故事，同《法華經》開權顯實沒甚麼關係，而且正常的佛法是不主張用神通來感化，所以遠老法師刪除了這品。

「普賢菩薩勸發品」是講普賢菩薩和無量的菩薩、天龍八部眾，來到法會，首先是普賢菩薩發問：「如來滅度後，後世的人怎可得到《法華經》呢？」其實這個問題沒必要問的，有因緣就能得到，沒因緣就得不到。佛也有回答，然後普賢菩薩又說咒，用來守護持經者，並說念此咒守護持經者將來會生天，持經者念此咒將來也會生天。佛教只是贊成由人直接成佛，不贊成生天。因為生天的壽命太長太

享福，障礙了學佛。我們學佛是志在成佛，不是志在生天，所以這些內容是不合理的。

這一品也講了受持《法華經》有很多好的果報，毀《法華經》有惡的果報，尤其是講毀謗持經者的惡報，語句很粗劣很惡毒：「如是罪報，當世世無眼……此人現世得白癩病，若有輕笑之者，當世世牙齒疏缺，醜唇平鼻，手腳繚戾，眼目角眦，身體臭穢，惡瘡膿血，水腹，短氣，諸惡重病。」我相信佛菩薩不會講這些粗劣的話。「譬喻品」講惡報也很嚴重，但語句不是很粗劣，而是很文雅的，也不是講毀謗這部經就得這些罪，只是教戒舍利弗：「在所遊方，勿妄宣傳。」叫舍利弗小心些，如果不觀機隨便講，遇著毀謗的，就令他得到惡報。所以這一品同「譬喻品」所講的罪報是不同的，而且沒甚麼重要的內容，因此遠老法師也刪除了這一品。

以上四品若不刪除，好像弄髒了尊貴的《法華經》。羅什法師的譯文是很優美、很文雅的，現刪除了不文雅、不合理的部份，就顯得乾淨俐落了。

普門品的偈頌寫得很好，為何要刪除呢？因為這些偈頌本來不是《法華經》的，是後人加上去的。遠老法師刪了偈頌，在長行尾加上一句話來

結尾：「見有持說法華經者應作觀世音菩薩想。」觀音菩薩現三十二種身，眾生應該以甚麼身得度的，觀音菩薩就現甚麼身說《法華經》，既然觀音菩薩甚麼身都現，你是受持《法華經》的人，我怎可知道你是不是觀音菩薩？我把你看成是觀音菩薩，你把我看成是觀音菩薩，是互相恭敬，尊敬人比鄙視人要好得多。他能受持《法華經》，就是求佛道，不久將來會成佛，所以我們應該恭敬他。「藥王菩薩本事品」最後說：「是故求佛道者，見有受持是經典人，應當如是，生恭敬心。」這一句與遠老法師在普門品最後加上那句的意思是一樣的，遠老法師是模仿這一句而加上，不是胡亂加上。我們學佛的人應該互相恭敬、互相尊重，做成一個菩薩集團。

那些偈頌為何要刪除？我舉一些例子：「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印度人喜歡用咒，對著藥草來念咒，然後燒起藥草，就可以達到目的。如果有人用咒詛、用諸毒藥來害你，你也不用怕，你念觀音菩薩就可以了，那些毒咒、毒藥會還給念咒的本人，害人終害己。這講得很神化，而且不合佛法的意思，佛教的慈悲心是不講報復，不主張以怨報怨。又如：「或在須彌峰，為人所推墮，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

住。」又或者你在須彌峰那樣高的山上，有人想推你下去，你立刻念觀音菩薩就不會往下跌，就好像日光那樣住在虛空。這也不是很好，像星球在空中一樣不停運轉，心裏也是很害怕的。又例如：「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假如有人興起害意，把你推落大火坑中，你念觀音菩薩，火坑就會變成水池了。這也不是很好，變成水池的話，燒不死也會淹死啊。

這段偈頌不是羅什法師所譯，而且沒甚麼意思，只是讚歎觀音菩薩，不是《法華經》的重要意義，所以遠老法師也刪除了。

我們要知道，全本經的品目是有它必然的先後次序，有它的組織連貫的理由，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加些減些，不可亂調也不可分隔。遠老法師是通過運用他高度的智慧，經過細心的思維，反反覆覆去研究，貫通了全經的脈絡，體會了佛的意趣，然後才鼓起他的大無畏精神來修正。他的目的是要使後世讀經的人，更加容易瞭解，不至於誤會，從這樣的經文可以得到真實的利益。這是遠老法師的大慈大悲，並不是標奇立異，這一點希望大家要諒解。

(待續)

宗教與族群關係

現代佛教與華人社會

論壇講記

昭慧法師演講 陳悅萱記錄、整理

時 間：2012年4月4日

地 點：香港樹仁大學

主辦單位：香港樹仁大學、
香港正念佛學會

演講內容

今天羅國輝神父要告訴大家在香港發生的故事，而我則要把自己所見證的故事拿來與大家分享，雖然台灣與香港所擁有的故事記憶不同，但是不同的故事中卻有共通的抽象法則，這就是我要帶給大家的內容。

個人跨越藍綠的特殊經歷

我的人生經歷，讓我很幸運地跨越了藍綠兩個族群的心理藩籬。父親在家鄉廣東梅縣是忠貞的國民黨員，共產黨來了之後，大伯父因「富農」成份而慘遭鬥爭，上吊自殺。父親好不容易逃到緬甸安定下來，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又遇上緬甸的排華運動，華人被迫只能選擇兩條路，一條路是放棄自己族群的語言文化，完全歸化成為緬甸族群，所以現在緬甸仍有許多



業已無法操持華語的華裔緬甸人；另一條路就是回歸祖國，但不准攜帶任何財物。為了能傳持中華文化而免於遭受族群迫害，父母選擇了後者——散盡家財回歸「自由祖國」的台灣。雖然以現在來看，當時的「自由祖國」似乎名不符實，不過相對於中國大陸，台灣一直到今天都是比較自由的。

回到台灣後，受到蔣先生與政府照顧，從小到大在學校課本裡所學的歷史課程，也都在深化對帝國主義以及萬惡共匪的仇恨，自己喜愛閱讀的，自然就是如胡秋原、余光中這些右派作家的詩詞文章。在這樣的氛圍

下成長，是聽不到台灣社會裡的其他聲音的，因此在所謂的藍綠光譜裡，我不僅是藍，還應該是標準的深藍。

但身為佛弟子，我在因緣際會下從事了一系列的運動，特別是針對社會歧視佛教女性與僧尼的護教運動，這讓我從一個原本在山中讀書寫作的學問僧，忽然之間成了台灣社會的公眾人物。但建立在現有社會秩序之上的既得利益體系，對任何試圖改變現有秩序的人，都充滿著恐懼與仇恨，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於是便鋪天蓋地的打壓並醜化我，使得我成為一個揹著各種罵名的公眾人物。

在這樣的情形下，一些我不認識的所謂「黨外人士」開始默默注意我，並且在媒體上發出正義之聲，因此我對他們常常抱著一種惺惺相惜以及感恩的心情。其中一位很有名的專欄作家老包，常常在《自由時報》專欄「雅痞日記」上，極盡所能地稱讚我，事件結束後還特別邀請我共餐。透過他，我竟然認識了一些「獨派」的領袖，有的當時仍然在監，有的則已出獄，如林義雄先生、施明德先生等人。於是我突然就被推到另外一個完全陌生的族群裡去了。我們的聲音在既得利益的深藍族群中，完全得不到回應，使原本深藍血統的我，反而與深藍變得咫尺天涯，但與我完全陌生的另一族群卻願意接納我，彼此相濡以沫。從跟他們的接觸中，我才了解到：被掩蓋了的族群問題，在台灣有多麼嚴重，以及其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台灣族群問題的形成背景

台灣族群問題的根源來自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7日下午發生的一件緝菸事件，演變到隔(28)日一發不可收拾，台灣的菁英們因此組成了一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省主席陳儀表面上答應，私下卻向蔣先生調兵遣將。當時國民黨在中國已經腹背受敵，蔣先生聽了陳儀的一方之詞，非常震怒，於是派出了精銳部隊，3月8日登陸，從基隆港一路殺到台北，展開了全面的肅清運動，直到5月15日魏道明改組省政府，5月16日宣布全省戒嚴，事件才告一段落，雖然只有短短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但是所造成的傷痕之深，至今仍是不可觸摸之痛。

根據官方統計，事件中死亡人數約1800~2800，但民間估計死亡人數應遠大於此，而且死亡者包括了台灣學界、醫界、法律界以及行政部門大多數的菁英份子。大規模的殘忍殺戮，所激起的憤怒與怨恨，自此就一直隱藏在台灣人的心中。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節節敗退，蔣先生對於異議份子更加失去了耐性，不但在二二八事件中，對本省籍精英份子作了大規模的殺戮與迫害，到了民國50、60年代，更針對外省人展開了殘酷的「白色恐怖」，只要被懷疑是親共分子，立刻就遭到逮捕下獄、刑求虐待甚至槍決的命運。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漸漸穩定，又經過民主運動人士的努力，蔣先生的接班人蔣經國總統終於在晚年承諾政權的民主化，並提拔了台籍政要李登輝作為接棒人，

二二八事件經過平反、賠償後，似乎已告一段落了。

但事實的發展卻並非如此，在蔣經國先生的晚年，台灣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包括林義雄先生、施明德先生等許多人被關入牢中，幸虧國際人權組織奔走救援，才沒有被判處死刑。所以無論是外省人或是本省人，台灣都有一群檯面上看不出來的，對蔣先生所代表的國民黨非常痛恨的人，這些人有的本身就是受害者，或是親見耳聞親人悲慘遭遇的受害者家屬。口耳相傳下來，這樣的仇恨世代代理藏在受害者遺族的心中。還有「美麗島事件」領導人林義雄先生的家人，在他入獄期間遭到屠殺，母親及一對雙胞胎女兒不幸喪生，大女兒倖存但身受重傷，唯有夫人剛巧不在家而逃過一劫。即使大女兒曾在亂刀刺身的當下，親眼看見兇手的樣貌，但政府至今仍宣稱沒有發現兇手，使得林家慘案成為懸案，這些點點滴滴累積在台灣人民心中，成為甚深的創痛。

仇恨與傷痛讓民眾用很簡單的二分法，認為一切的錯誤與痛苦都是國民黨所造成的，他們為了推行民主改革，慢慢結集出反對的力量，這股勢力在「美麗島事件」前稱為「黨外」。雖然「美麗島事件」的領導人物都銕鐐入獄，但凝聚出來的反抗能量非常強大。這股強大的力量，終於迫使國民黨於 1987 年宣布解除戒嚴。民主人士並且在解嚴前一年的 1986 年，成立了以取代國民黨執政為目標的「民主進步黨」。

我們可以用同理心來理解，政黨輪替，可以讓頑強的利益結構鬆動，這是台灣邁入民主社會的最佳選項。但是情勢醞釀到後來，就變得非常複雜，從台灣內部的族群意識，演變成為統獨意識。雖然國民黨所認同的中國，與共產黨所認知的中國，其全名與內涵並不一樣，不過基本上兩黨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是民進黨支持者，由於遭受過國民黨政權的殘害，加上對於共產黨的極度疑懼，因此不但無法認同中國，反而產生了「堅壁清野」的強烈獨立意識，這使得社會對立的背後，除了族群問題、民主問題，還涉及到了國家認同問題。

「緣起正觀」打破族群「一合相」

或許剛開始，仇恨只是針對某一小部分外省族群，但眾生本就習於從佛法所謂的「一合相」來認識境相，一旦把對方族群的全體，當成沒有差別相的 X 或 Y 時，就很容易將對一小部分人的仇恨，擴大成為對整體族群的仇恨。要打破這個「一合相」，只有用緣起正觀！「緣起正觀」是佛教術語，實際的思維與做法，並不專屬於佛教，那就是不把對方的整個族群視作「一合相」，理解他們是不同背景與信念的人群組合。此外還要用「自通之法」（推己及人之心）。因為，見面三分情，彼此愈善意地接近並相互瞭解，就愈會發現，其實對方也只不過是一些活生生的人，跟我們一樣有悲歡離合的生命故事，這樣才有可能打破族群的偏見，融入到彼此的生命情境之中。

在這樣的時代洪流裡，我個人只是一顆小泡沫，但幸運的是因緣際會，我竟然從深藍意識的族群中，不斷地被推向綠營，於是看得到他們的痛苦，也看得到一些民眾難免依一合相的錯覺，而對所有外省族群產生移情式的痛恨。但這種移情式的族群仇恨，卻讓外省族群非常不滿，他們覺得：「這些關我何事呢？總不能因為蔣先生、彭孟緝等人的所作所為，就要我們背負原罪啊！」因此在台灣社會，形成了深綠、深藍兩個極端的勢力板塊。其實最初我也有這種「於己何干」的想法，所以很難接受有些人一看到外省人在場，就顯得歇斯底里的現象。但佛法所提示的自通之法，讓我能沉澱下來慢慢思考，以同理心看待這種移情作用。我試問自己：如果我是一個受害者，這件事讓我的身心摧殘，家庭破碎，奪去我們全家人的幸福，造成我終生難以遺忘的痛苦，我會那麼平靜大方嗎？我能這麼輕易隨隨便便地原諒對方嗎？

所以我很願意以一個外省人的身份，表達我的善意，在感情上與他們站在一起，聆聽他們的痛苦、疼惜他們的悲慘歲月、為他們感到不平，讓他們能在「一合相」裡發現不同分子，因而能解構對「整體外省人」的恐懼及厭惡，不再把「外省人」當成一個牢不可破的「一合相」，進而減低對外省人的仇恨。除了我之外，還有廖中山先生，以及為了台灣民主自由運動而自焚獻身的鄭南榕先生，他們也都是用這種方式，努力化解那些對外省族群

的仇恨。雖然我因為這樣而被認為是綠營或民進黨，但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外省人願意與他們站在一起，共同超越那深不見底的哀傷情緒。

此外，我也認識了一些外省長輩或朋友，他們是白色恐怖的倖存者，從他們的親身經歷中，我又聽到了外省人所承受到的恐怖迫害。他們之中有些人根本不是共產黨或異議份子，只不過是別人被刑求時痛不可忍而胡亂點名，他們就在誣陷下鋃鐺入獄，長年受盡刑求、飢餓、流放之苦，有的甚至莫名其妙被抓去槍斃。

但無論是本省或外省的受害者，其中仍然有人格崇高偉大的人，如獨派的林義雄先生、施明德先生、外省的張則周教授，他們曾經長期面對幽囚、酷刑乃至死亡威脅。林義雄先生的家庭破碎；施明德先生的婚姻瓦解，半生困在囚牢之中，幾度絕食明志；張則周教授青年時代就讀台大化學系，忽然在期末考前夕被抓走，自此以後莫名其妙渡過了十多年鐵窗與流放的幽囚歲月。面對著人生變調而身心摧碎的痛苦記憶，或是家破人亡的不共戴天之仇，他們都不約而同地選擇寬恕，不讓自己永遠陷在憂鬱與憤怒的泥淖之中，並且傾全力以生命餘年，努力讓台灣永遠不再發生這樣的悲劇。我從他們的生命經驗中，看到了非常可敬的光輝人格。

特別是林義雄先生，對於母親與兩個幼女因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死，心中非常悲痛，在獄中以《大般若經》、

《華嚴經》度過漫漫長日。現在他把《華嚴經》中的一段經文：「我應如日普照一切，不求恩報，眾生有惡悉能容受，終不以此而捨誓願，不以一眾生惡故，捨一切眾生。」¹，請人題字而張掛在基金會辦公室的牆面上，用來勉勵自己。事實上他們全家除了母親是佛弟子外，他的太太、女兒、女婿都是長老教會的基督徒，女婿還是美籍牧師，他在情感上是一個基督徒，但是在心靈深處，始終藏存著佛法。

我跟這些人是好朋友，也打自內心敬愛他們，因此各位可以想像我的心情，這與政治上的認同無關，政治認同與族群傷痕是兩件事情，任何人說我是綠營或藍營的都不重要，畢竟比起他們的家破人亡，我的政治認同真的是太小的一件事了。

從佛法看待「轉型正義」

很多人認為：二二八事件已經過了那麼多年，為什麼每年還要這樣紀念，挑動族群的神經？政治人物的炒作，不僅讓外省族群非常痛恨，甚至有些本省族群也看不過去，最明顯的就是：每逢總統大選就紀念得鋪天蓋地、轟轟烈烈，血腥的個案一個又一個被報導在媒體上，雖然令受難者及家屬心中的傷痕再度被挑起來，但確實也能凝聚一些本省族群「一定要推翻國民黨」的共識。然而對於中間政黨屬性或是第二代、第三代的青年，他們往往反倒會認為：「這關我什麼事？我為什麼要一直活在前人的陰影中？」

所以政治操作的效果是兩極化的，而從選舉利益來看問題，這樣一再強調傷痛記憶的模式，也未必能獲得大多數選票。

作為外省族群成員之一，我對這類操作當然也「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但是我覺得，這麼做也有其相對意義。台灣人民常講：「可以原諒，但是不能忘記！」然而因為「不能忘記」，於是記憶就被迫像電影的倒帶，清清楚楚的在腦海裡，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覆播放。當事人好不容易結痂的傷口，也就一遍遍地被撕裂，由此帶來的痛楚，其實只會讓「原諒」變得更難。

但正因為這個仇恨是如此的不易忘記，才能讓掌權者知道：屠殺無辜民眾與迫害異議人士，所付出的代價是如此之高，也因此，在想要憑仗權勢來作類似動作前，他們就會三思，並且較有懸崖勒馬的自制力。否則輕輕鬆鬆就讓傷痕歷史成為過去，那麼這些慘案必將會一再發生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二次大戰後，一定要對日本軍閥與納粹餘孽，作出國際審判的原因。

因此不管當事人與民眾在一再復習幽暗歷史紀錄時，能不能真的做到「原諒」二字，但歷史的慘劇不能忘記，也不能容許它再度發生。當「不能忘記」的聲音大到無法忽視時，政黨也必須要學習如何理性地面對這些聲

¹ 《華嚴經》卷二十三，十迴向品第二十五，大藏經第十冊，p.126。

浪，而不是像小貓小狗，碰到危機就本能地先把敵人撲打下來。人性的提昇不是本能，是要經過學習的。國民黨政權因此逐漸學習到，不能再採取鎮壓的做法，要讓怨恨有個正常的「疏洪道」。所以持續紀念二二八或白色恐怖受難人，依然有其重要的社會意義。至於政治人物是否要選擇用這種方式來炒作選情？台灣的選舉經驗已經證明：這樣不一定就能勝選。不過這樣的紀念會一再舉行，倒是能提醒馬英九政權，不要驕傲地以統治者自居。謙卑是馬英九必須學習的功課。而民進黨則必須學習，如果總在別人的傷口上灑鹽，把二二八當作可以無限制刷卡的提款機，那麼總有一天也會刷爆的。

在一次一次的運動中，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當事人或遺族，終於獲得了國家的平反與賠償，但無論換得了多少數額的賠償，都遠不足以彌補他們悲慘的人生歲月，以及失去的青春歡樂。

台灣社會談轉型正義時，總是不忘提醒：必須待到為惡的人都得到了懲罰，真相必須大白，才談得上「原諒」二字。如果連林義雄的母親、孩子是怎麼死的，二二八的元凶是誰都不知道？要如何原諒？要如何消解心頭之恨？但如果不遺忘，仇恨就像一個膿疱，永遠蓄在皮下隱隱作痛，國民黨政權也曾試圖讓整個社會完全地遺忘這些往事，但是從二二八一直到今天，六十多年過去了，那麼長的歲月流逝，並沒有讓台灣社會真正遺忘，

反倒是一再被揭開的歷史傷口，從隱隱作痛的膿疱變成了爛瘡，還被一些政治人物運用「一合相」的錯覺，刻意轉化成族群問題。

台灣族群問題的唯一出路，就是先用「揭開真相」的方式把膿疱刺破，再用超越的方式讓爛瘡痊癒，把膿水刺出來讓爛瘡慢慢結痂；但結痂的過程中，傷口不宜再受到傷害。而這樣的自覺，也只有傷痛者本身先行自覺，別人無從置喙。當傷痛者本身終於發現：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撕裂傷口，那時才是他自己可以超越的時候。台灣外省籍的廖中山教授，因他的妻子是二二八遺族，而領受到二二八事件的深重傷害，積極地加入了台灣民主運動的行列。他曾說：「甲傷害了乙，如果甲本人竟然要求乙必須原諒，那麼甲是無恥，如果乙主動原諒，那是偉大、神聖，但是如果丙認為乙應該原諒，那就是無聊。」這段話非常傳神，所以我們這些路人丙，即使旁觀者清，其實都不宜置喙。

以佛法對心靈運轉的觀照，我體會到：「原諒」是當事人的權利，但不能來自於兇手。倘若一定要兇手願意懺悔才肯原諒，那麼原諒或不原諒，豈不就受制於那個兇手了呢？何況背負著仇恨的心如針刺，如火燃，讓人永遠不會快樂，人應該要讓自己快樂。作為受難者當事人與家屬，更要記得：原諒與寬恕是我們自己的權利，不能受制於統治者的施恩、懲罰，或當事人的悔罪。所以每年不斷的二二八紀念會，我心疼的是那些受

害家屬，他們的傷痛，每年都得被迫揭開，將痛苦倒帶複習一遍，這真是一場心靈噩夢！

佛法給我們的另一個提醒就是「自通之法」，這也是普世的道德黃金律。用同情共感的心，體貼並且融入他人的歷史情感，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生命史滑過的歷程，譬如一個外省老兵聽到「萬里長城萬里長……」就掉眼淚，而本省的歐基桑，聽到「黃昏的故鄉」也會掉眼淚，這些歷史情感是無法轉換的，只有互相的尊重與疼惜，千萬不要用諸如「蝗蟲」、「豬」，或是「漢奸」、「台奸」、「中國豬」、「台灣奴」之類的語言，加深並刺激仇恨的力量。仇恨的語言發射出去，永遠是會再反撲回來的，一定要非常的謹慎。

強者讓行、以慈止瞋的看法

對於二二八家屬容或有些過激之言，大家比較能以同理心來包容接納，但倘若不是受害家屬的政治人物，以民粹方式，用過激之言來煽動民情，容易引火自焚。2006年，台灣的紅衫軍鬧得轟轟烈烈，表面上看起來，是因為陳水扁總統貪污腐敗，但是坦白說，阿扁還不是歷來總統中最貪腐的，蔣宋權貴國庫通黨庫，黨庫通內庫，在台灣人的印象裡，會好到哪裡去呢？李登輝總統任內，金權政治的問題更是愈趨嚴重，可是為什麼唯獨阿扁會被關在牢裡這麼多年？說穿了，就是「阿扁的嘴巴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看到甚麼人就說甚麼話，愈到選情緊繃的時候，為了催出

選票，語言就愈是煽動。

事實上阿扁並沒有利用他的權勢，迫害到哪一個異議人士，而且也有很多外省人士在扁政府任內為官，可見他並非不注意族群融和，只是愈到那種場合，愈要講出那些激昂起群眾熱情的話語，這讓鐵板深藍人士，恨不得置他於死地。所以雖然表象上，紅衫軍運動是由民主運動的前輩施明德先生發起的，但其實上街頭的大部分都還是藍營民眾。

現在台灣拋出「阿扁要不要特赦？」的問題，大家問我：「阿扁應不應該被特赦？」我認為：如果把阿扁坐牢這件事，探到族群對立的深層，那麼他當然應該可以被特赦。擁有政權的人必須要照顧弱勢族群的感情，這是政權的天職。站在國家領袖的高度，勝選者不能認為：「反正我擁有政權，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反正我再怎麼做，這些反對陣營的民眾，也不會把選票投給我。」

政治人物重視的是在藍綠板塊中獲得相對多數的支持。到底在選舉中要抓住哪些族群的選票？這些都得經過精算。倘若一些令一部分群眾聽了快要抓狂的話語，可以得到另一部分為數更多的群眾選票，那就表示真的有那麼一大群人，是有這種共鳴的。

沒有一個政治領袖上台之後，存心要撕裂族群，他們當然希望能夠讓族群共融，社會和諧。阿扁總統亦然，他就位之初，未嘗不想走所謂的「新中間路線」，但是中共不相信他，

深藍民眾不甘願將政權交給他，當然不允許他往中間靠攏；深綠民眾又感到被他背叛，因此紛紛寄情於李前總統所率領的台聯。因此阿扁原想面面顧到，反倒進退失據，裡外不是人。既然拿不到中間選票，他為了穩住政權，只得回過頭來與李前總統搶深綠選票。因此每逢選舉，他總是要做些讓綠營民眾叫快叫好的動作，說些讓藍營民眾憤怒抓狂的話語。因此這是一波又一波政治精算與政治鬥爭的結果。與其說他存心撕裂族群，毋寧說他是投機的成分多了一些，但將在位期間的阿扁總統，定義為深綠基本教義派，則絕非事實。但阿扁受到手銬羞辱與牢獄之災，卻讓深綠民眾深感憤怒與不平。他被塑造成了為台獨理念而犧牲的烈士。

在這類族群對立的問題上，強者一定要先讓行。因為弱勢族群較無安全感，面對強勢力量，容易產生強大的內聚力與排他性。強者讓行，能夠讓這種防衛心理與對立行動趨緩。即便是族群和解，也一定要由強者先伸出友誼之手；因為弱者當然很怕對方掛張「和解」的假面具，以遂「蠶食」或「鯨吞」之實。

當民進黨在野時，常有些激進民眾破壞各處樹立的蔣先生銅像，或是對銅像潑漆，因為這些民眾，累積了許多親見或耳聞歷史慘案的憤怒而無從宣洩。這樣的行為或許還能讓人同情理解，或是勉強忍受。但是一旦民進黨擁有了政權，竟然還為了滿足己方陣營的族群情緒，而玩類似遊戲，

那就讓藍營民眾深覺痛恨而無法原諒。因為這時民進黨擁有政權而轉成強者，國民黨反倒已經在野而轉成弱勢。雖然在某些人心目中，蔣先生是十惡不赦的二二八事件推手（有的甚至直指其為「元凶」），但是在另一弱勢族群的心目中，他卻是偉大崇高的國家舵手、民族英雄。

這時，強者就必須尊重弱勢的感情，執政者必須照顧他方陣營民眾的感情。他倘若不這麼做，一旦政權易手，憤怒的對立民眾，不會放過任何可以羞辱與報復他的機會，新執政者同樣會媚俗或屈服於他的選民，對已下台的執政者施以重手。這就是族群噩夢的輪迴——兩造都信誓旦旦地說那是「轉型正義」或「司法正義」，但兩造捲起來的仇恨與怨憎，似乎越來越遠離了正義。

現在已是國民黨執政，依於「強者讓行」原則，如果馬英九總統介意他的歷史定位，就必須記取阿扁總統的教訓。像高舉「司法正義」的大纛，卻罔顧司法的正常程序而便宜行事，甚至在阿扁總統根本不可能逃離的押送場合，將他銬上手銬，對他的保外就醫用推拖拉訣，這些持續羞辱與刁難，都會讓綠營民眾點滴在心頭。兩造倘若都運用既有權柄，來羞辱對方族群的領袖，那麼族群對立的膿瘡將永遠深植在台灣的土地上，族群間是永遠解不開心結的。

人是「有情」，以情感為本，理性往往只是受到情感支配的奴隸。因此

一個人只要情感歸屬於一個陣營，其理性往往就跟著入主出奴，想方設法挑對方的問題，並合理化己方觀點。因此在台灣，人們一旦向各自陣營歸隊，接下來就形成啦啦隊，名嘴與學者專家各自滔滔論述己方觀點、行動或政策的正確，並以凌厲攻勢指出對方觀點、行動或政策的謬誤。而民眾則選取與己方陣營有所共鳴的視聽媒體，鎮日接受一面之詞的洗腦。

一旦認定了某人應屬己方陣營，倘若某人竟然發出異議，那往往會被視同「背叛」。人們對「背叛者」的唾罵與懲罰毫不手軟，無論這位「背叛者」在民主路上曾有多少豐功偉業。也因此，關押、刑求異議人士的警備總部雖已消失，但人們一旦想講出些讓己方陣營民眾深感逆耳的良知之聲，心裡還是有一座無形的警總而忐忑不安。為了避免被視同「背叛」，乾脆還是將自己放在啦啦隊裡相互取暖，鮮少人敢「千山獨行」。因此台灣社會往往充斥著「有立場而沒是非」的滔滔雄辯。

以上大都從「族群情感」著眼來談族群問題。至於政治上的意識形態，我們倘若透過緣起正觀，理性看待與分析它們，就會發現：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推到極致，一定會有重大盲點。從緣起正理以觀，因緣條件的變化十分複雜，從來沒有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可以無視於時空背景、因緣條件的差異，硬生生推到差異性高的個體或族群身上而暢行無阻。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如此，台灣當夯的統獨

主張亦復如是。因此倘若沒有照顧到個別差異或族群差異，無法傾聽來自這些差異所產生的異議，試圖以權柄來將某種主義貫徹全國，乃至通行世界，那將是非常愚昧而危險的行為。

回應內容

問：台灣宗教在族群傷痕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有關於台灣宗教在族群傷痕中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可分成三個區塊來觀察：民間信仰、基督宗教與佛教。

民間信仰

民間信仰自先民來台便持續發展，並且有著依附政權的強烈性格。只要執政者來廟壇燒香拜拜，參加盛會，廟方就會覺得很有面子。台灣有一位牧師學者便這麼認為：民間信仰的神仙世界，全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度的縮影，按照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官僚體系來定序其尊卑高下。這樣容易助長政權而漂離民主。至於在族群傷痕的過程中，民間信仰的宮廟組織，似還不曾產生關鍵性的阻力或推力。

基督宗教

基督宗教則可分成情況迥異的天主教、基督教國語教會與台語教會。天主教在台灣扮演的角色與香港不同，不比香港的陳日君主教，經常在公領域中強力發出正義之聲，因此而與政府不公義的體制抗衡，形成一股

民間的正義力量。天主教原本在十七世紀荷蘭人據台時代，業已傳入台灣，但二次戰後卻發生了信仰人口的重大變化。戰後台灣的天主教教徒，一大部分是與國府一同撤退來台的神職、官員與民眾，因此在天主教信仰族群中，無論是神父或教友，政治屬性大都偏向國民黨，于斌樞機主教與蔣先生甚至是很要好的朋友，接續幾任總主教也都是外省人，但現任洪山川總主教，則是一位很有普世視野又深具本土意識的澎湖人。

在這樣的信仰人口結構下，天主教的政治立場，給台灣民主人士的印象是「較為保守」。但這不是指什麼天主教無所作為，事實上在台灣，最為關懷弱勢團體，為弱勢默默奉獻最多的，正是天主教的神父、修士與修女。所謂的「保守」，是指政治立場而言。教會對任何在地的社會運動，大都採取謹慎的態度。例如日本三一海嘯事件發生後，福島核輻射外洩，全球產生大恐慌，社運團體認為宗教理所當然會支持反核運動，但當他們接洽天主教相關人士時，對方便以「梵蒂岡對反核尚未表達明確立場」為由，而婉拒參與。此中洪總主教卻是異數，他曾積極支持我們的反賭博合法化運動，要求神父與修女參與我們的反賭大遊行，並懇邀其他基督教會參與此一運動。

基督教就非常明顯地裂解成國語教會與台語教會。國語教會的教徒，大都是外省權貴及民眾。此外，當年國府撤退來台，很多外省軍眷住在眷

村，他們離鄉背井而孤苦無依，靠微薄薪資過活，生活得十分辛苦，很需要信仰的依託，在美援物資由教會代為發放的優勢下，大量的眷村民眾（以及一般貧民）接受了基督教或天主教信仰。這在基督教，就是「國語教會」的信仰族群。

基督教長老教會則是本土意識很高的教派。它的歷史根源，南部可以上溯至 1865 年英國長老教會差派宣教師馬雅各醫生來台，北部則溯源自 1872 年加拿大長老教會差派宣教師馬偕博士來台。因此信徒以本省民眾居多。二二八事件時，教會尚未扮演主要角色，但培養傳道人的台灣神學院、台南神學院都重視在地化的教育，並且逐漸培養出一批傑出的在地神學家，如黃彰輝的處境化神學、宋泉盛的故事神學、第三眼神學等，所以當前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是有理論、有實踐而教會制度民主化的信仰系統，從發表「國是宣言」後，便確立了他們本土、獨派的屬性。

因此關於統獨議題，基督教會從內部就分為兩個陣營，信徒各自尋求其政治屬性相同的教會，而天主教則在梵蒂岡體系下並未裂解，但以外人的角度來看，還是比較傾向泛藍的政治屬性。

佛教

佛教扮演的角色就比較尷尬了。國民政府退守台灣，跟進了許多的外省法師。他們並沒有受到族群情結的傷害，甚至還獲得本地信眾的積極護

持。佛光山領導人星雲大師就是範例，早期佛光山的股肱之臣，幾乎都是宜蘭當地追隨他學佛、出家的徒眾。因此族群傷痕之於佛教內部，並不明顯。但是台灣佛教畢竟還是有本土自成的法脈系統，以及一部分接受日本法脈的寺院、僧侶，中國佛教會來台後，曾要求台灣僧侶受戒，那是著眼於培養戒行清淨的僧尼，但那時教會組織全由外省法師掌控，使得部分本省僧侶（特別是來自日本法脈的僧侶）感覺受到壓制，不過由於本省法師與外省大和尚，彼此依法脈或師徒關係而相互連結，這類情結逐漸沖淡，信徒之間也比較沒有族群情結的張力。

佛法的緣起見地及中道智慧，對佛弟子多少是有影響力的。佛弟子從緣起法則中，體會到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無限上綱都是神話，以這樣的角度的，統獨便不再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議題，這讓彼此即使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但也有了相互對話與同情了解的空間，因此族群問題在佛教內部比較不嚴重。雖然在公領域中不見有浩浩蕩蕩參加集會遊行的佛教團體，為二二八或白色恐怖而療傷止痛的宗教場合，佛教也只是聊備一格，但是佛法的底蘊，使得統獨或族群對抗的張力較小，因此佔台灣信仰民眾最大人口比例的佛教徒，自然能在台灣社會形成一股相對穩定的力量。

雖然佛法的底蘊在信徒間產生了良好的效應，提供社會穩定的力量，但佛教當然不免遭到國民黨執政時代

所謂「黨外人士」的嚴詞批判。他們認為，佛教對政權的依附性太高。對於公領域的爭議，佛教的法師們大都噤聲而不予置喙，有的甚至跟著國民黨搖旗吶喊。此外，掌握佛教領導位置的部分法師更是做了不良示範，在國民黨的要求下，為特定候選人輔選，動員信徒投票，這些都是佛教最被非議的地方。

早期國民黨滲透到教會系統，教會領袖大都兼為國民黨員，因此這樣動員投票的做法被視為理所當然，但當民主運動逐漸強大時，回顧這段歷史，佛教面對政權，確實有強烈的附庸性格，主體意識不夠。這或許是因為東方宗教在政治掛帥的思想洗禮下，教會組織一向就相當地依附政權，不比西方宗教，有著從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立而相互抗衡的背景。直到近數十年民主浪潮澎湃洶湧，佛教才開始調適新形勢。只是原先的政黨人脈已然形成，重人脈而又念舊的情感因素，使得佛教的法師們大都傾向藍營，同情民進黨或認同本土論述的，相對而言就比較少。

問：可否以自身經驗，對香港運動論述者作出建議？1997年之前，面對大陸文化的影響，一些學者開始重視香港文化的研究，企圖尋找本地文化的定位，並且也得到了一些成果，但是香港最近族群衝突事件發生之後，之前的成果立刻被有心人士接收甚至扭曲，不是用來對抗大陸主權意識形態，反而是用來對抗大陸的群

眾，讓研究香港文化的學者，面臨不知如何繼續的困境。

所有運動都有其調性與軌跡，以我多年從事社會運動的經驗，台灣的情況也一樣。當年那些為民主運動流血、流淚的先驅，到後來除了領些國家賠償金，在政壇上大都一無所有，反倒是許多後起新秀，依「世代交替」的正當性，而進場收割了前人耕耘的成果，台語叫做「割稻仔尾」。

若就「成果被別人收割」來說，作為一個佛弟子，可以用超越的胸懷來看待它，不必心存怨恨不甘。這也是我從事社會運動多年以來，仍然十分快樂的原因。當我們推一個運動時，只要全心全意在運動本身的過程與成果，不須介意是誰在成果中得到了名聲或利益，這豈不正是「無我」的修行！

例如：1994年在台北發生驚動全國的觀音像事件，在與某些基督徒對峙抗爭的嚴峻形勢下，我們不但發動抗爭，並且就地絕食靜坐。觀音像終於被保留在大安森林公園，我非常感謝星雲大師的大力聲援。雖然事後很多人批評佛光山接收了成果，但我不但欣然接受，而且萬分感恩大師。因為我的目的就僅祇是要留住觀音，作為「不容異己者必敗」的歷史見證，提醒他們永遠要學習「容忍異教」的功課，至於是誰接收了這次事件的成果，或是我在歷史上會不會留下名聲等等，那都不是甚麼重要的事情。更何況，倘若沒有星雲大師在關鍵時

刻，以佛光會龐大群眾基礎的資源，對我們出手援助，我不認為事件會如此圓滿落幕。

比較離譜的是在2009年，反賭博合法化團體打了漂亮的一戰，成功地阻止CACINO登陸澎湖，過程中台灣本島與離島反賭人士相濡以沫，並無心結。反倒是一些年輕人，起步時根本不見人影，到了反賭社運團體發動一波一波的文宣與組織戰，把議題拉高到全國甚至國際層次，從島內打到島外，把社運戰打得像選戰一樣讓群情高亢的時候，這些青年人忽然冒出來，擺出「澎湖人的事情不應該由外人來插手」的身段，讓許多社運朋友非常憤怒。

於是我便與這些社運朋友互勉：「沒有關係！這是他們心裡的垃圾，不要把這些垃圾帶回來薰死自己。」這時候，社運朋友格外需要運用佛法智慧來保護心田。從事運動而沒有為自己圖利的私心，這時社會運動正是修行。我們不必去管他人是否恩將仇報或藉機圖利，這是他們的事，如果他們習慣這麼做，夜路走多了也會遇到鬼，總有一天會遇到不甘願被「割稻仔尾」而反撲的人，那時他們就不會好過了。所以，這是他們而不是我們要修的功課，不必為這種事難過。所以對任何人來割稻仔尾，我一向都很能釋懷而自得其樂。

但是被「扭曲」的問題就嚴重得多，因為這就不只是個人修行範圍內的事了。運動原本是在對抗一些意識

形態、一些錯誤觀念或者一些錯誤的制度、法規，但是當政治人物要收割這些社運成果的時候，往往會將其化約為族群符號，因為意識形態像空氣一樣地抽象，只有族群的板塊才是明確而具體的；唯有結合意識形態與族群情結，才能明確估量出選票數量與政治版圖。這就是政治人物的手段，在台灣也是如此。

要如何面對這種形勢呢？「拆穿真相」是我們的責任！論述的權利並非只掌握在對方手裡，我們也可以作出論述，讓大眾回到運動的原點，看清楚這不是族群問題，而純粹只是針對某些觀念或意識形態的社會運動。投入運動的人當然非常清楚自己的論述，但是群眾卻不見得如此熟悉，所以輕易就被化約的內容，所導引、產生的族群情緒，會讓社會運動變質，它就不再是一種又一種的運動，而變成是一場又一場聲嘶力竭、動員族群的選戰了。

毋庸諱言的，政治人物永遠在其中找尋他們的戰利品。但倘若我們因為這樣就縮回到個人修行的領域，那就未免是把黃金當桌腳，實在是太可惜了！宗教無私的胸懷，同樣是可以運用在公領域的，至於如何運用，當然要視個案而定。適合扮演甚麼樣的角色？發出甚麼樣的聲音？面對的是甚麼樣的情境？這些都必須靠中道智慧來研判。中道智慧只有一個要領，就是研判時的動機必須是無私的，沒有想到：「我」在其中可以得到甚麼利

益，「我」的利益停損點在哪裡？純粹只是考慮：我應該扮演甚麼樣的角色，會對整體情勢更好？

因此各位都是原本就奮鬥了那麼多年的人，不應該在這時停下腳步，反而要更努力地在今種場合，表述你們的聲音，因為這時候的表述非常重要。也許不一定能贏得多少議會的席次，但至少可以化解許多莫名的敵意。而且重要的是，這時候包括被激怒的族群，大家都在豎耳聆聽，誰提供甚麼樣的論述，就顯得格外重要了。最起碼香港的媒體還是相當自由開放的，大家應該勇敢地把想法表述出來，譴責煽動族群情緒的人，這樣的善意，有助於釋放對方族群的怨氣，也有助於讓己方族群的頭腦清醒過來。至於影響力有多大，就要看我們的整體能量已大到甚麼程度，或社運領導人、論述者的社會公信力已達到甚麼程度，但是無論如何，作了該有的奮鬥，才不會留下遺憾。

我們總不能又縮回原點，將自己鎖在私領域，對公領域的公共事務不加聞問。佛法的修行，若只能在一個「三角錐體」裡，那就太可惜了！甚麼叫「三角錐體」？盤坐起來，不就像是一個「三角錐體」嗎？「三角錐體」裡鍛練出來的功夫是基本功，必須要拿出來用在人群當中，利益社會民眾，否則永遠縮在「三角錐體」裡，自我感覺良好，這是非常可惜的。

當然，我們永遠謹守非暴力主

義，不搞流血革命。但是不要忘記，翁山蘇姬的非武力抗爭，最後還是贏得了軍政府的讓步與大量民眾的支持，這是一個以佛法軟化掌權者暴戾之心的典範。雖然緬甸民主的後續發展，還有待觀察，但是這個階段性的勝利，同樣是一個歷史見證，所以要溫和地、持續地發出良知的聲音。雖然在民粹主義盛行的時代，或許這種聲音是微弱的，但至少我們不能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輕易缺席。

問：請將兩岸處理歷史傷痕的方式作一比較。

接到劉宇光教授的邀請時，我也思考過，如何比較文革與二二八事件在政治上的意義？表象上來看，文革比二二八更為全面，死傷更為慘烈，留在受害者內心深處的傷痕也更為巨大，而且從人口比例來看，台灣也比大陸小得多。但我覺得很不容易作這樣的比較。此外，為了避免問題複雜化，因此我將演講中歷史傷痕的範圍，縮小到台灣的二二八事件。

文革的歷史傷痕既深且鉅，文革幽靈更讓過來人恐懼至極。例如當時的一些紅歌，其實曲調非常好聽，許多民眾懷舊而唱紅歌這檔子事，本來不須要讓人產生那麼大的恐懼感。但音聲會在每個人生命中，留下最深邃的刻痕，所以經歷過文革歷史的受害者，一聽到紅歌就恐懼得發抖、冒冷汗，絕不會像我講的「曲調非常好聽」這麼輕鬆看待它。在一黨專政的中國大陸，歷史的傷痕就由這一個黨來收

拾善後，因此在政權有意識的主導下，儘量淡化處理，或許在打造「和諧社會」的需求下，是不得不然的做法。不過從文革結束到現在，時間也還不算太長，未來情勢將如何發展，目前還難以定論，反倒是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官方的處理已經逐漸接近尾聲了。

早在一九七八年，我帶著一些法師與居士，抗議國立藝術學院公演歧視佛教僧尼的「思凡」崑劇時，在一場自由時報副刊所舉行的座談會上，台大學者王文興先生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他說：「痛者有理！而且只有當一個族群由弱轉強的時候，才有能力喊痛！」這樣簡潔地歸納出了抗爭運動的潛在法則，真是非常具足中道智慧。對於有過深鉅傷痛的人，我們要先認他有理，不要總是說：「你多心！」「你小器！」「你為什麼不看開一點？」「你為什麼不選擇寬恕？」而台灣在國民黨長期統治下，表象上看起來沒事，讓我從小到大，一直都以為台灣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直到不知不覺被推移到綠色族群的板塊，才發現原來社會上竟有一大群如此憤怒的人潮。這應該也算是呈現了他們「由弱轉強」的訊號吧！

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從發生年代到解除戒嚴的八〇年代，已經將近四十年了，傷痕仍然還沒有過去，社會上仍然有一群提到二二八或國民黨就甚感憤怒的社會民眾與學者專家。即使這些憤怒情緒業已隱藏了四、五十年，但在族群潛意識深層仍然無法化解。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文革過

後的時間還太短，而且大家先忙著「拼經濟」，無暇作更多面、更深層的檢視。因此現在的平靜或許只是假象的進行式。只要繼續維持一黨專政，這樣的假象就可以繼續維持下去。但是一旦出現另外一股政治力量，那麼終究會有嗜血的政治人物，會去操弄「階級成份」之類的族群意識。所以何時面對撲面而來的清算風浪，就要看中國的一黨專政能夠維持多久了！

而且在一黨專政下，共產黨的切割，比國民黨更俐落，只要清算了四人幫，把江青關進秦城監獄，事情好像就被擺平了。因為從鄧小平以下，大家都是受害者，現有的掌權者並不是文革時代的加害者。但是國民黨無論如何切割，都無法與二二八劃清界線，雖然國民黨將當時的台灣省主席陳儀槍斃了事，但也不一定是為了二二八犯錯的緣故。蔣先生過往對待異端的殘酷，讓受害族群始終認為他才是真正的二二八兇手。那麼，除非國民黨同意激進綠營民眾的主張，拆掉中正廟，拉倒所有蔣銅像，否則如何與黨內「總裁」割袍斷義？但倘若真的這麼做，他們又如何對支持群眾交代？畢竟他們心目中的蔣先生是如父如君的，誰甘願切割那千絲萬縷的牽繫之情呢？

正因為無法切割，因此任何一個國民黨的執政者，都必須概括承受這段過去，除非他敢對蔣先生做出歷史定位的清算。但是一旦他這麼做了，必當立刻失去藍營民眾的支持。所以沒有政治人物敢冒這樣「裡外不是人」

的風險，更何況馬英九本身就是血統純正的蔣派政治勢力繼承者。因此這種情況是無解的，只能讓人民自己選擇。而台灣人民也很現實（務實），他們認為拼經濟、搞好兩岸關係比較重要，清算歷史這檔子事未必重要，他們未必願意繼續承受父執輩的歷史悲情，所以他們非常「務實」地選擇了馬英九。

問：歷史傷痕的符號，能從政治炒作化解為寬恕嗎？

雖然台灣社會也試圖將歷史傷痕的符號由仇恨轉為寬恕，例如長老教會談到的「轉型正義」，或政府與民間重視的「修復式正義」。其中大部分是在作「寬恕」的論述，此外施明德先生半生幽囚在獄，也以身作則地選擇寬恕，但在族群情結的支配下，各自展開的是清算對方陣營領袖的「正義」論述，「寬恕」這種聲音始終侷限在少數宗教家或良心人士的圈子裡。因為除了藍營一大票跟二二八不相干的群眾是路人丙之外，民進黨內非二二八家屬的群眾同樣也是路人丙，他們所談述的內容，倘若無法說服當事者選擇寬恕，那麼即使雄辯滔滔，也依然是各說各話。即使是選擇「寬恕」的施明德先生，自己就是蔣政權的受害者，但既然他後來發出的某些「和解」言論，讓己方陣營視若「叛徒」，那麼他不但與綠營恩斷義絕，也不一定能爭取得到藍營選票。

當年紅衫軍氣勢洶洶地組織起來砲轟總統府，其實裡面有兩股力量，一股是藍營中的憤怒群眾，另一股就

是綠營中的失意者。最典型的是施明德先生，他為台灣的民主運動而半生坐牢，眼看著當權者上台，卻因言語賈禍，讓自己從民主的神主牌位被請下來而卻一無所有。當他看到當權者踩在民主前輩的鮮血上，搞出金權政治的勾當而貪污腐敗，簡直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由此可知，在這種肅殺氛圍之下，任誰講寬恕或和解，都被當成耳邊風，甚至再多談下去，就會被認為不夠忠貞而變節的、得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²的「叛徒」，所以恐怕只有靠信仰的美德，才有可能在人性裡找到「寬恕」的因子吧！

問：如何看待日本對「南京大屠殺」的否認？中國的某一城市與其日本姊妹市展開交流的時候，日本該市首長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而中國的市長當時也並未立刻拒絕交流，引起了輿論很大的批評，並且認為日本甚至在教科書中都否認了這段歷史，那麼我們如何來談「寬恕」？

如果我們認為日本人不應忘掉那些可恥的歷史，那麼用相同的標準，大陸人不應該忘記文革，台灣人也不應該忘記二二八。但是台灣人如果覺得應該忘記二二八，要向前看，不要總是向後看；大陸人覺得未來日子很長遠，應該忘掉文革，不要老是在傷痕文學裡打轉，那麼將心比心，日本人也不願他們的下一代帶著原罪，活在羞恥的記號中，這是可以被理解的。這樣或許就比較能夠諒解日本文

部省或政治人物寧願背著歷史騙子的罵名，也要保護下一代的心情。但是「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那些即使不想成為族群集體記憶的可恥內容，也將會是每個人生命中的惡業，或是每個族群必將背負的共業，不可能莫名其妙就消散了的。

不過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不可以抱著幸災樂禍的心理。舉例而言，為了魚翅而虐殺鯊魚的漁夫，他們捕到鯊魚，割下魚鰭後，就將它丟回大海，任其痛苦地緩慢死去。這是非常殘忍的，所以各國動物保護團體，紛紛發起「拒吃魚翅」運動。這次日本三一一宮城大地震，網路上就流傳一封 e-mail，大意是說：仙台民眾大量捕殺鯊魚，造的惡業太過深重，難怪會得到報應云云。這封郵件並且附加了許多捕殺鯊魚的血腥圖片。我相信這封信流傳得很廣，因為那段時間我竟然連續收到好幾次。雖然這樣的論述，似乎對動物保護有所幫助，但是我一看到就立刻刪除，而且一點都不願意趁人之危，舉此案例來推動保。因為我認為，這些人士應該在平時就以殺業因果來警告漁民，而不是待到災難發生後，才來散發這種幸災樂禍的信件。災難發生的當下，只能趕快參與救災，或默默地祝福災民離苦得樂。我們不是災民或受殺害的當事人，作為「路人丙」，實在不適合對著災民說三道四！



一〇一年六月十日 昭慧修於景英樓

² 被強暴的女性反而認同強暴者的心理。

（轉載自臺灣佛教《弘誓》雙月刊第117期）

釋疑解惑

二零一二年一月
黃家樹居士解答於妙華佛學會
何翠萍筆錄



聽眾問：什麼是四法印？

黃居士答：四法印是在三法印上，加上「一切諸行苦」，這其實是出自《增一阿含經》卷十八所說的「四法本末」。「一切諸行苦」的含意已包括在無常的法印裏。緣生緣滅的一切事物，雖然生滅無常，變異不定，但卻是因果相續，前後不斷的。一般凡夫不明白這個道理，就會覺得無常是苦的，佛法就是針對凡情而說「無常故苦」。

既然無常已經包括了苦，我們本來也無須多講一個法印，但《增一阿含經》是講四句的，所以我們也應知道有這麼的一種說法。

聽眾問：講義說「新新非故」，我們可否講「故故非新」？

黃居士答：「新新非故」說事物有相續，不斷向前發展，而新的跟舊的已不相同。

「故故非新」則說舊的因循故步，全無新意，前一語是向前看，顯示了無常而相續的進取；後一語是原地踏步，未能顯示無常而相續的事實，所以後一語此處不宜採用。

聽眾問：剛才講的《大智度論》，其中有多個故事，這些故事現在是否全都適用？

黃居士答：經論中的故事，有些現在仍適用，但有些故事確實不合現在的

時代，有些事情以前可以做，現在則不可以；但這些故事的寓意還是可以用的。

在《大智度論》裏面，有很多講仙人、講宿世的故事，與現代的我們沒有直接的關係，我都沒有選講，因為那些事例，只可以當作故事來聽聽，不可以當作真人真事來仿倣。

在《大智度論》中，學法的例子非常多，有些特別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剛才講的愛乳酪沙彌的故事，就有很深刻的教訓，至於那條蟲是否真的是那個沙彌，我們不須去研究。凡夫對心愛物的那種耽著癡愛，是很令人驚訝的。這個故事雖然很短，但它的寓意教導非常深刻。那個愛乳酪的沙彌沉溺得非常可笑，但我們沒有資格取笑他，因為我們自己及身邊的人，都正在做類似愛酪沙彌所做的可笑事，尤其是現在是數碼時代，那些智能相機、智能電話，全部都令人無法抗拒，只有那些不懂使用數碼產品的人才可能抗拒，但當這些人懂得使用那些產品後，又是否能不沉溺呢？

數碼產品給人太多便利，這反而會變成禍害，起碼，人情會慢慢喪失。人最重要是要有人情，而對物情、手機情可不必太多，有一般的已經足夠，但人情少了，生命便會褪色。可惜，現在我們的人情，漸漸在消失之中，我們經常都可以見到，周圍的人，很多都各自埋頭把弄自己的手機。車上有空的座位，大家會爭著佔據。不為什麼，只為坐下來好好的打機；一家人上茶樓，玩手機的，對身邊的親人少有聞問，就像弱視、弱聽似的，他們對人的關愛之情，已為智能產品所吞噬了！

聽眾問：唯識與中觀可否一起學？

黃居士答：在同一時間裏，最好不要兩種一起學。因為這容易引起混亂，會邊學邊忘失。無論學中觀，或學唯識，先要選修有關課程，知道一些基本的道理之後，就可以決定自己究竟是否繼續學下去。例如你學了一期九個月的唯識課程，覺得很有興趣，那你就應繼續學習，繼續去找出自己喜歡學習唯識的原因，肯定一下自己是

否真的喜歡唯識；但如果你覺得，學了九個月，很悶，沒有得著，覺得已經夠了，你就不要再學，而嘗試學中觀。

聽眾問：請問是否利根的人才能學中觀？

黃居士答：所有宗派都講自己那一宗是第一的，第一就是利根。如果講：「我的宗派是第一的，人人都可以來學。」這種說法就有些矛盾，說得不太正確。利根一定是智慧型的，一定是學深層次的；如果人人都可以來學，就表示鈍根也能學；這怎會是一方面最好，一方面又是鈍根呢？沒有這個理由。所以，不要管利根鈍根，只要你的性近就能學中觀。

如果你不知自己的根性是否接近中觀，你學一下就能知道，你把你現在所知道的，變成一種感覺，憑著你的感覺直接去學，不是憑著你的判斷；因為你要判斷自己是利根還是鈍根，需要較多理解，不是隨便學一點就能判斷；但你的直覺若是喜歡直接了當，不喜歡太多的解說、分析，你自己是

知道的，你的根性如果是這樣，你就可以學中觀。如果你什麼都想知道原因，想知道原因有多少個，也想知道結果有多少種，那你暫時就不要學中觀，中觀沒有這麼詳細講這一類的論題。

聽眾問：如果對唯識和中觀兩種都有興趣，又該如何？

黃居士答：如果真的兩種都有興趣，那就恭喜你。若是兩種都有興趣，那就先學中觀吧，中觀沒有那麼多瑣碎的東西，可以快些通達，知道中觀究竟講什麼；而唯識則須學較長時間。

既然你兩種都有興趣，證明你以前兩種都有接觸過。其實，每種都各有其施設的需要，我們最好是選擇與自己性近的那一種。我們在未選擇之前，每種都要學習一段時間，才能知道自己的根性與哪種相近，若覺得相近就繼續學，覺得不是太喜歡，則不要勉強，就要選定學中觀或唯識，不要拖下去。你若學了兩、三年，就會漸漸知道自己是否走對了路。



妙華佛學會之沿革

何翠萍

妙華佛學會於一九八六年七月成立，也就是說，今年七月，妙華佛學會成立了二十六周年。妙華佛學會的永遠董事——慧瑩法師，叮囑筆者寫寫妙華佛學會之沿革，以便讓妙華會友加深對妙華佛學會的認識。

提起妙華佛學會之沿革，一定要先說說妙華之前身——妙寶經室。很多人以為，妙寶經室是慧瑩法師創辦的，其實，妙寶經室是遠參老法師的弟子黎法乘（七姑）、陳法耀（許太太）、庚法勤（馬太太）和李淑貞姑娘等老居士創辦的，主要是流通《妙法蓮華經》，弘揚遠老法師的維新佛學的思想。

妙寶經室（今之妙華佛學會），是依遠老法師的旨意而成立的，忠仰於遠老法師的宗旨，所以，我們要「飲

水思源」，如果沒有遠老法師，就絕對不會有妙華佛學會的出現。

當年，遠老法師的弟子黎七姑、許太太、馬太太、張性順（七姨婆）、李淑貞等老居士，在遠老法師彌留之際安慰老法師：「您不用擔心，我們一班人，會找一個地方，師兄弟團結在一起，繼承您的志願，繼續研究學習法華，弘揚一乘。」

其後，這幾位居士準備合資在香港北角堡壘街三十六號美威大廈購入一樓一個小單位，成立妙寶經室，在那裡讀《法華經》共修。

在籌備的時候，她們誠邀慧瑩法師參與，懇請法師來妙寶經室講經說法。當時慧瑩法師正在新界元朗洪水橋教書，也擔心別人講閑話，怕人家說她早年親近過遠參老法師，卻跟隨印順導師出家，又跑回來護持遠參老法師弟子們的道場，是三心兩意。所以，開始時，法師不肯答應。後來，黎七姑等人多次很有誠意地從老遠的港島前來洪水橋懇求她，而當年的交通非常不便，往返一次幾乎要一整天。但幾位老居士不辭勞苦，長途跋涉，為法而來，深深地打動了法師。



妙寶經室

李姑娘甚至說：「如果慧瑩法師不參加，我也不參加了。」

慧瑩法師經過再三思量，最後想通了，知道遠參老法師的思想和印順導師的思想是沒有抵觸，沒有沖突。慧瑩法師又想到，那些居士若只是在妙寶經室讀讀經，沒有人為他們講解佛經，就難以明白佛法。因此，她為了報答遠參老法師的恩德，為了報答三寶的恩德，也為了成就李姑娘，就答應大家在假期出來講經，其他事務，由居士們打理。

在眾緣和合的情況下，妙寶經室終於在一九六八年春天正式成立，從此，香港佛教界多了一個清新的小道場，而妙寶經室的成立，令遠老法師的精神得以推廣、延續，並且可以流傳下來。

開始的時候，居士們在那裡讀讀經，慧瑩法師定期來講經。幾年之後，黎七姑患了老人癡呆，李姑娘、馬太太和許太太又相繼去世，妙寶經室也就沒人負責打理了。若長此下去，妙寶經室就會結束。慧瑩法師不忍心老居士們的心血白費，不忍心辜負老居士對她的期望，也為了繼續弘揚正法，她主動挑起重擔，逐一打電話通知董事及會員們回來開會，處理會務，並繼續在妙寶經室講經說法。由此可知，當時如果沒有法師的慈悲承擔，妙寶經室就辦不下去了。因此，我們要感恩法師的慈悲，感恩法師的承擔，更要學習法師的慈悲精神，學習法師的承擔精神。

關於妙華佛學會之沿革，也必須



華嚴閣

先介紹一下另一個小道場——華嚴閣。華嚴閣位於大嶼山東涌地塘仔，地處深山之中，環境清淨，非常適宜靜修，是遠老



華嚴閣是遠參老法師創立的道場

法師早年創建的用作自修的道場。從名字上看，不瞭解實情的人也許會以為，華嚴閣是華嚴宗的道場，是弘揚《華嚴經》的。其實，遠老法師當初是依《法華經·如來壽量品》描述一乘淨土境界的偈文「園林諸堂閣，種種寶莊嚴，寶樹多華果」來立名，在這三句偈文中各取一字而取名為「華嚴閣」。遠老法師希望大家將來都能生一乘淨土，親近本師釋迦牟尼佛，聽一乘菩薩的因行，精進修學一乘菩薩道，圓滿一乘佛果，能受用一乘淨土的境界。

當年，交通不便，從香港市區前往大嶼山，需要舟車勞頓，長途跋涉。但遠老法師的在家弟子們，時常在假日裡，在遠老法師的帶領下，浩



慧瑩法師在妙寶經室主持法會

浩蕩蕩上山，在山上小住幾天，聆聽遠老法師講經說法。

一九六六年遠老法師圓寂之後，華嚴閣交由法師的徒弟寬志法師等數人管理，繼續秉承遠老法師的遺志，長期提供眾弟子一個靜修的地方，令弟子們有適當的環境，遠離喧鬧，精進修行。寬志法師更將華嚴閣注冊為有限公司，意屬大眾所有，並懇請慧瑩法師出任董事。由於與妙寶經室有同一宗旨理念——是純粹弘揚一乘法而設的道場，加上會友屬同一群人，寬志法師提出合併的建議，獲得會友的同意與支持。召開大會之際，得到眾多年青居士發心參與實際工作，積極進行有關合併各項事務，並從妙寶經室和華嚴閣這兩個名字中各取一字，成為妙華佛學會。一九八六年七月，妙華佛學會正式成立。

在八十年代，眾會友發心合力重修華嚴閣，把破舊的小庭院修葺一新，可以讓幾十人一起共修。如今，妙華主席、副主席梁志高、梁志賢兩兄弟，時常在華嚴閣靜修，守護著這個清淨的道場；每逢節假日，也有一些師兄上華嚴

閣靜修，在那裡研究佛法。

從妙寶經室到妙華佛學會，幾十年來，慧瑩法師先後為大眾詳盡地講解了三次《法華經》，也為大眾簡略地講述過《法華經綱要》。慧瑩法師有感於佛法如大海，若只是講解《法華經》，對於有志深入法藏的年青人來講，未免過於偏頗，難以通達經藏。若只專門推崇《法華經》，攝機不廣，用譬喻來講，就如醫師獨步單方一樣，沒有很善巧的方便，不夠全面，不能善巧方便適應人間。於是，慧瑩法師又詳細地為大眾講解了《心經》、《金剛經》、《維摩經》、《大乘破有論》、《大乘掌中論》、《大乘二十頌論》等經論。為了令大眾對佛法有全面的瞭解，慧瑩法師又為大眾講述了印順導師撰寫的《成佛之道》和《淨業頌》。

慧瑩法師覺得，對於初入佛門的人來講，《法華經》未免太高深。學習佛法，應該由淺入深，要先學習一些基礎的佛學知識。慧瑩法師又感到自己這樣講經，找不到傳承的人，應該要後繼有人，栽培人才，便發起辦佛學班，希望多一些年輕人來弘揚佛法。於是慧瑩法師邀請其他佛學老師前來講課，在妙寶經室與華嚴閣合併前夕，一九八六年三月開辦第一屆佛學初階班，以後每年都繼續開辦，今年開辦的佛學初階班正好是第二十六屆。在一九八七年開始，法師又開辦佛學進階班，一年講授印度佛教史，一年講授中國佛教史，一年講授中觀思想，一年講授唯識思想，每四年一個循環，從無間輟。

在一九八八年，妙華佛學會開辦了《印度佛教史》進修班，由於學生人數漸多，大眾想到要擴充會址，於是集合多方面的人力、物力、財力，在美威大廈二樓購得一個小單位作為妙華講堂，此講堂在一九八九年開始啟用，學員們聽法，也多了一個地方。



慧瑩法師、澄真法師、馬少雄居士(中)等嘉賓
在妙華佛學會新講堂啟用典禮上剪綵

讀完初階班的學員，多數會繼續讀進修班，所以，進修班的學員越來越多，二樓的講堂也容納不了那麼多學員，後來，在各方助緣的成就之下，妙華佛學會在北角英皇道368號三樓又購置一個1400尺左右的大單位，作為妙華新講堂。二零零一年底，新講堂正式投入使用，學員們終於可以在寬敞的環境中學習佛法。

妙華佛學會所開設的佛學班，有系統地為學員講授佛學知識，讓學員打好佛學基礎之後，再根據自己的趣向而選擇適合自己的修學法門。妙華佛學會每年都定期邀請黃家樹居士和趙國森居士前來講經說法，還不定期地邀請香港、臺灣、大陸等地的大德

法師、居士前來弘法，令學員們多聞熏習，明白更多的佛法。

多年來，慧瑩法師悉心教導她的學生和弟子，廣度有緣人，她就像默默耕耘的播種者，為妙寶，為妙華，為佛教，為眾生，奉獻了畢生的精力。她播下的人間佛教種子，有的已經發芽，有的已經茁壯成長，有的已經開花結果。二十六年來，妙華佛學會在慧瑩法師的帶領下，為佛教界栽培出不少人才，有的學員結業之後，成為妙華佛學會的老師，教導新的學員；有的學員結業之後，到其他佛教團體弘法，有些更成為資深講師。



慧瑩法師在妙華佛學會成立典禮上致辭

大德們常說：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因此，筆者相信，能夠有因緣來妙華佛學會聽經聞法的學員，他們是非常幸運。希望各位學員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好好地修學佛法，不要辜負妙寶經室創辦人的期望，更不要辜負慧瑩法師的期望。同時，也希望各位會友，齊心合力，繼續把妙華佛學會辦好！



幽明之際

洪真如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從殯儀館出來，已是深夜，朗月高照，夜裡的街道變得不真實起來。生生死死像一場又一場的戲夢，生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我怕死嗎？死亡一事為什麼總伴隨著惆悵？我不相信死亡過程必然是可怕的。我也不相信死後一定是痛苦的。莊子所謂麗姬哭嫁，未知生，焉知死，我們所怕的是什麼呢？想起蘇軾的悼亡詞：「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所悲的是那份一去不返的情懷，那昔時光境，一切都捉不住。我想，人恐是怕那捉不住的感覺吧，是怕無常吧。

前陣子夢見了已逝世的外祖母，她平安喜樂地告訴我說，她的日子過得很好，這裡是天堂。醒來忽覺惆悵，可笑的是惆悵什麼來著？天堂的生活豈不很好嗎？播放音樂，聽見歌詞有道「望天邊宇宙，讓一切來祝福你」，遙望窗外藍天無垠，天地雖大，就是未能再知道你的影踪；而我的祝福只能落在空曠，不知有誰接收。昨夜一夢，誰能知其真幻？或者我所惆悵的，是那普天之下共同的、離別的悲哀吧。每一個人人都背負著那永遠再

不能相見的悲哀，不免所有人都是要死的。人未能長久，唯願聚散之間無怨無恨。人生真不圓滿。劉述先教授在其自述中戲謔生命乃「於不完成中完成」，無寧是指人總於苦難之中逆流而上，突顯價值和意義，在眾多挫折中顯出實踐的艱難和高貴吧。

說起價值，每見生命之短暫，死亡之突然，便會重新檢視自己的方向和價值排位。記得小時候經常問一問題：人生的價值是什麼？想起來此問題本身亦可能有些破綻：它預設了生命本身有一定「在其自己」的價值。從大自然的角度看，或者人生其實本質上無所謂有何價值，正如一尾三文魚的存在價值客觀上並非為了成為北極熊的午餐，而自身之存在亦難以說明有何目的。生存，可說是荒謬的。

從主體出發，價值都是主體所賦予的，因此這個問題是敞開的。這就像昨晚的一場戲，許多人會堅決要做那最帥氣的男主角，卻沒有人願意當那路人甲。或許有人會極沈醉於扮演那紫醉金迷的情痴。生命的形態實在是多姿多彩。然而佛陀說：從所有的迷醉中醒悟吧。這都像是夢，不管你把價值貫注於哪裡。事實上，佛法展示我們唯一的價值，就是讓你自己

從追逐各種世俗價值的渴愛大夢中醒來。

如果不能了解無常，便沒有那種「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的心理準備，有時的確會被變動殺個措手不及。無常時刻都在發生，只是那感覺並不強烈，而死亡是一個階段性的、巨大的無常。其實，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是《雜阿含經》所言的「剎那生滅，一見不可再見」，令人心頭震動。那十多歲的自己已經死亡，我能回到小時候的我嗎？

想起古德言「生死事大」，的確有其深刻之處。無常最能在生死邊緣呈現，讓人反思生命。生死離別，雖不是至親，仍能令人一刻間熱淚盈眶。這是因為，我們仍未能習慣那消逝的感覺。佛教言斷世貪愛，出家人乃出煩惱之家，而居家之束縛如牢獄。由於愛取，我們總希望親人快樂，由是做出種種滿足其需要的事情以令其愉悅，溺愛由此而生；因為我執，視其為自己一部份，而對親人有要求，因而不斷受苦。事實上，這都是凡夫的愚昧。

細想之下，每人的人生都是自己決定的，家人是苦是樂，大多並非由你決定，而是由他自己的性向所決定。貪瞋癡便必然帶來苦，即使旁人不滿足其欲望，我執貪欲仍會令其身心疲憊。親人之間的愛取，若得不到應有的反響，便覺痛苦。倒不如放下私愛的執取，自身向解脫大道上

努力。居家似火宅，倒不如將私欲淘空，把身心的憂慮放下，把親友的情繫重擔放下，在八正道上向善向解脫努力。

修道是一己之事，無人能替你承擔。正如死亡，必然是孤獨的。唯有在心理上割愛辭親，離開對親密情感的依賴和執取，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脫。親人如是，友人亦如是。當情感有我執的成份，便是修道上的阻礙。世俗之人，多喜言儒家之差等愛，重倫常親疏之別，其又可知佛家破俗情的苦心？

最近想起在墳地裡觀察死亡的一幕。如果參透死亡，對於生命不再依戀，世俗的貪愛亦無法擾攘內心，我執定然大大減低。生死在呼吸之間，爭什麼？如真能放下，生命長短，遭遇起伏，亦無所謂可悲哀的。三論宗吉藏大師，自知將終而作《死不怖論》，落筆而卒。這一世要做的，要處理的事，已經完成的，尚未完成的，都得輕輕放下。因緣至此，便安心去承擔；因緣過時，揮手作別而已。張載言「存，吾順事；沒，吾寧矣」，道盡正大胸懷。

或曰幽明之隔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之一，然亦是價值之源的邊界。能做到不懼於死，便可不悔於生。近日又重看《高僧傳》，見有德之士大多瀟灑而去，著實令人欽佩。人生無常，趁著有生之年，趕快忘情割愛，參透生死吧！



維摩居士的疾病觀

(之三)

羅漢松

我們發大菩提心行菩薩道，要做很多工夫，包括去探病。探病其實是六度中布施之無畏施，可令病人得到安慰，無所畏懼。《維摩經》以下的一段經文，就是教我們如何去探病，如何安慰病人：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維摩詰言：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說身有苦，不說樂於涅槃；說身無我，而說教導眾生；說身空寂，不說畢竟寂滅；說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以己之疾，愍於彼疾，當識宿世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眾生。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勿生憂惱，常起精進，當作醫王，療治眾病。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

我們去探病或以後自己有病，用這段經文來做工夫是最好的。大家若能熟讀這段經文，明白經文所講的意思，將來有病的時候，念這段經文，更勝於念《藥師經》。《藥師經》只不過是讓那些無法瞭解經教，智慧比較弱的信行人去學。如果是有一定智慧的法行人，就應該學《維摩經》。我們若能從根本的地方，學到《維摩經》的精神，就能萬世受用不盡，更何況今生

今世。所以，我們應該盡量去吸收維摩居士所說的道理。

這段講文殊師利菩薩問維摩居士：菩薩應怎樣去安慰和勸喻有病的菩薩？這一問句，「菩薩」的字眼出現了兩次，前面的是指普通的問病菩薩，後面的「有疾菩薩」有兩種解釋，有些大德認為，有疾菩薩就是示現患病的維摩居士。如果這樣解釋，問疾菩薩就變成固定是指文殊師利菩薩，這就等於文殊師利菩薩去問病，反而問維摩居士：「我應該怎樣安慰您？」所以，以文殊師利這麼高程度的菩薩來講，這種解釋顯然是於理不合。

「有疾菩薩」的第二種解釋是指一般正在患病的菩薩，以這段經文來看，這「有疾菩薩」的程度不算太高。

我們要知道，以大乘佛法來講，凡是學大乘，發了大菩提心的人，都叫做菩薩。所以，被稱為菩薩的，不一定都有很高程度。菩薩有病的時候，就叫做有疾菩薩。我覺得這樣解釋比較合理。

文殊師利菩薩問完之後，維摩居士回答得非常好：「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這幾句經文，我們學了之後，無論是自己用，或是送給別

人，都是十分有用的。我們去探望有病的同修，講這些就可以了，不須講「你很快就沒事了，很快就會好了」，更加不須講「人總是要死的，死也無所謂」。我們只須講這幾句經文，大家都會接受。

我們對病人說，身體是無常的。無常不是表示一定會死，因為會轉變，可能會轉好。我們要告訴病人，身體是會轉變的，人人都會這樣，有時候是無可奈何，但仍然要積極面對。我們不要對他說「厭離於身」，雖然身體是無常，但無常而相續，我們不須覺得自己被這個身體連累得很慘，也不須覺得這個身體很討厭，不須趕緊了生脫死入涅槃。

如果對病人說厭離，就變成說小乘法，所以維摩居士教我們「不說厭離於身」，這一句很有大乘的風格。大乘與小乘一樣承認無常，但小乘卻覺得身體要斷滅才對，不願再來世間；而大乘則認為身體不須斷滅，不須要厭離世間。

在《注維摩詰經》卷第五，羅什法師說：「凡有三種法：謂世間法出世間法觀無常而厭身者是聲聞法；著身而不觀無常法者是凡夫法也；觀無常而不厭身者是菩薩法也。今為病者說菩薩法。」

在《維摩經》的立場來講，教病人不要太緊張自己的身體，教他觀無常而厭身，這是聲聞法。如果勸病人趕

快吃藥，治好病就可以去玩，這是凡夫法。我們知道一切都會改變，這不是表示一切都會變得不好。我們現在以菩薩身份去探望慰喻有病的修菩薩法的人，應該對他說身體無常，不過不須要「厭離於身」。

維摩居士教我們對有疾菩薩，也應該「說身有苦，不說樂於涅槃」。我們看見病人身體很痛苦，不應否認身苦，更加不應對他說身苦很容易忍受，否則病人就會憎恨我們。我們應該教他如《阿含經》所說：「常於苦患身，修不苦患心。」我們要讓他知道身苦是無法避免的，但可以修到心不苦。對於修菩薩行的人，我們也不須對他說受完苦就可以得到涅槃，不須用涅槃來令他忘記身體的痛苦，因為大乘菩薩是不急於入涅槃。

維摩居士還教我們對有疾菩薩要「說身無我，而說教導眾生」。學佛的人，若能知道人無我，法無我，身無我，身苦就不會影響到心苦。但眾生多數仍在執著之中，仍覺得有人有我，有眾生。我們的修養如果不够好，病的時候就會只想著自己，只想著如何減輕痛苦，不會想到父母、兄弟、姐妹、妻兒，更加不會想到眾生，這就會覺得很辛苦，身苦影響到心也苦。

在病中若能夠觀無我而達至不捨眾生，時常想著要教導眾生，這是很難做到的。但如果我們能把精神轉到眾生身上，可能會減輕痛苦。我們明

白道理，尚且覺得身體很苦，眾生不明白道理就更加淒涼，眾生比我們更苦。我們在病中體會到無我，就能加強要幫助眾生的感覺。當我們自己有不幸的時候，馬上就看到世界上還有很多人比自己更不幸，如果自己的病能夠痊愈，一定要去幫助眾生。我們能夠發這樣的大願，就具有菩薩心腸。所以，有時經過一場大病，反而會令我們整個人得到改變。

維摩居士又教我們對有疾菩薩要「說身空寂，不說畢竟寂滅」。我們可以對患者說身是不實在，身的性是空的，身也是無常的，無常就是空寂。但我們不對他說畢竟寂滅。畢竟空寂是最徹底的聖者境界，當我們達到畢竟空寂的時候，就是我們涅槃的時候。

我們知道身的空寂，但我們不以達到畢竟空寂趕快入滅為最終目標，我們還要保存這個身體去做菩薩的工作，所以我們不樂入涅槃，暫時不成佛。「不說畢竟寂滅」即是不入涅槃。

我們依著維摩居士所教來訓練自己，慢慢就能看到身有苦，身無常，身無我，身空寂。這其實是原始佛教所講的無常、苦、空、無我的教導，正確的大乘經，不外是從《阿含經》那裏發展出來的。例如，觀身無常，觀身是苦，觀身無我，觀身空寂，全部都是原始佛教所說的。我們看通無常、苦、空、無我這個世間結構之後，我們就可以安住生死，既然是看通了，就不須急於入涅槃。

維摩居士又教我們「說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我們要對病者說：人有病，是因為以前做了過失。我們人人都可能殺過生，吃過很多動物的血肉，這是在所難免的。等到我們知錯的時候，已經做了很多。惡果是否會出現，這要看我們以後繼續做的功德，能否令惡種子枯毀、死亡。若功德大就可蓋著惡種子，若蓋不住的時候，我們就要受果報。患病就是我們要受的其中必然惡果，多病的人，是因為宿世多殺生；就算是平時沒有病痛的人，到最後都會有一個至命的病，都會有不治之疾，極少人是無疾而終。所以，今生是大修行人，是大法師，他也可能病得很重，因為我們不知他多生多世做過什麼？

這裏說的「悔先罪」，是我們對以前的過失有種悔過，不過，我們不須「入於過去」。一般人也會常常說：過去了就算了，知錯就算了，以後重新再做好人就可以了，不要想得太多。這也是勸慰病人的方法：「你以前一定是做了很多錯事，算啦，現在都受報了，不要想太多了，已經過去了。你以後不如多做好事來補救。」

關於這一句，羅什法師在《注維摩詰經》卷第五是這樣解釋：「今日之病必由先罪故教令悔先罪也。既言有先罪。則似罪有常性入於過去。故為說不入過去去其常想也。」我們要承認以前做過不好的事情，現在一定要受報。但這好像給人一個感覺，罪有常

性，「入於過去」，就墮入過去之中，當作是真實。這種講法就不是太好了。所以，「不說入於過去」，是為了令他去除常想，去除對常的執著。

我們若執著常性是有過失的，如果執著常性，整個性空的立場就會崩潰。在性空的立場來講，任何事物都會轉變，都有可塑性、改變性、變易性。既然如此，罪性本空。以前我們雖然做了罪，但如果我們現在明白了，懺悔之後，我們所受的報就會減輕，就會重罪輕報，因為可以轉移，可以消解。不過，如果以前所做的罪太重，我們也可能會大病一場，但只要我們小心，就不會病上加病。

如果罪性不空，是實在的話，我們就不可以後悔，也不須後悔，有罪就以後永遠都有罪，今生坐牢，下輩子一出生又繼續坐牢。這是不合理的。正因為罪性本空，我們才可以「悔先罪」。

我們現在如果已「悔先罪」，就不須「入於過去」，不須把先罪當成一個實體那樣無法改變。我們去除了常想之後，就可以把先罪放下，怎樣受報都無所謂了。這就如《阿含經》所說，中了一支箭，不要再被第二支箭射中。我們生病，這是以前種下的因，中這第一支箭是無法避免的，但我們不要再加多一支箭，不要把煩惱擴大，這是解決煩惱的基本原則。

維摩居士還教我們「以己之疾，慙

於彼疾」。我們明白道理，尚且有病，他不明白道理，有病就更淒涼了。因此，我們會油然而生起一種悲愍心。在這樣的情況下生起悲愍心，我們的病就會減輕，精神的感覺或是實際上的感覺，都會如此。

維摩居士繼續說：「當識宿世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眾生。」我們不是只想起現在的病痛，還要想到宿世。我們現在做得好，為何還會這樣痛苦？我們宿世做了很多同樣的事情，受過同樣的痛苦。我們一想到這個生命之流，就會發願下輩子再來人間的時候，要饒益一切眾生。我們若能這樣想，便會因病添福。我們若不經受這些病痛，就不會知道人生的痛苦。

維摩居士還說：「憶所修福，念於淨命。」我們去探病，要這樣安慰有疾菩薩：你以前做得也不錯，你也做了很多好事，修了很多福，你所做的職業，全部都是清淨的，所以你不會墮落，就算你生命完結了，也會再做三善道的人或天。你要多想想自己以前所修的福，「勿生憂惱」。你也應該「常起精進」，你現在是有病痛，但不會生生世世都有病痛，總有停止的時候，所以，當你沒有病痛的時候，就要繼續精進。

這幾句經文是令我們放開心懷的主要條件，當我們有病，尤其是病得很厲害的時候，自然會在心裏計算自己以往所做的功過。印度人在臨終前

有種習慣，就是請德高望重的人為他作福，把他以前所做的好事全部記錄下來，在他將要去世前，再把這些好事全部讀給他聽。這就是「憶所修福」這句經文的來源。

中國人則不會這樣，因為多數中國人都很忌諱死亡，就算病人患了絕症，已經無藥可救，醫生都不會直接對病人說，探病的人也不敢向病人透露病情的嚴重性。現在的醫生已改變了這種觀念，直接告訴病人，讓病人有心理準備。

我們學佛之人，不應該有所忌諱，臨終前多想想自己以前所修的福，就能有所恃，這叫做恃福。恃其他事情是不好的，恃福則可以。有福可恃，我們臨終的時候，就很有信心，表示自己沒有做過大的過錯，就會比較放心，心靈就得到安定，就無有恐怖，不擔心墮三惡道。

「念於淨命」，是叫我們看看自己一向謀生所用的方法是否正確，如果一生都沒有選錯職業，就可以較為安心。但是，沒有選錯職業，也要看看自己做得如何。例如，你以前是教書的，是正當的職業，本來可以安心。不過，如果你教得不好，誤導了學生，害了幾個學生走歪路，這幾個學生，可能因為你的關係，做錯了很多事情，影響很大，那麼，你的過錯比屠宰場的屠夫的過錯更大。所以，我們不但要有正命，而且做事的時候要小心，不要做錯。

維摩居士也教我們：「當作醫王，療治眾病。」當我們經歷過災難，經歷過病痛，不要只顧治療自己的病，還要發心做醫王，醫治眾生的病症，並教人怎樣應付嚴重的疾病，教人在病中應保持怎樣的心境。這就是由自己的苦，想到眾生的苦。

大乘人說：世間普通的藥，醫治我們的身；而大乘的法藥，可以醫治我們的死。因為世間人有些絕症是無藥可救的，但如果我們心裏有大乘佛法，面對死亡的時候，我們會很勇敢、很光榮。我們依著佛法而行，就算是離開這個世間去另一個世間，或乘願再來這個世間，在死亡的時期，就是靠這種大乘的法藥，令我們死得很安樂，下一生再做人的時候，就可以作醫王，「療治眾病」。臨終本來是危機，我們依著佛法而行，就可以轉危為機，這是菩薩道更深一層的修養。

「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我們應該這樣去慰問勸喻那些有病的菩薩，令他們得到歡喜。

我們學了這一段經文之後，應把經文的前後因果關係，反復思考，智慧就會慢慢增長，以後去探病的時候，就可以對病人講這些句子。開始的時候，我們可能說得不流利，慢慢就會得心應手，隨便拿一句都可以用得上，而且可以令病人得到歡喜。



絲絲煩惱繞心間，
紛紛煩惱驅不散，
綿綿煩惱無絕期，
遍無覓處把心安？

（電影〔達摩祖師〕觀後感）

孔亮人

心之所安

2000年某天，於中國廣東省一條高速公路上，一部出租車中，筆者正和朋友F閒談著。...

朋友F：「我有一個朋友，以前生活總是在花天酒地，一次機緣，看了一部電影之後，竟然信佛了，從此修心養性，不再胡混，後來還皈依守戒！你說奇不奇怪？！」

筆者若有所思。

朋友F：「這部電影叫...，忘記叫甚麼了。」

筆者：「我知道，一定是〔達摩祖師〕！」

朋友F：「對啊！就是〔達摩祖師〕！你怎樣知道的？」

筆者：「因為只有這部電影，才有這樣令人心生感動而向佛的能力！」



朋友F猶疑：「真的？！」

筆者：「沒錯，是真的！」

朋友F隨即便向筆者詢問一些關於佛法和因果的問題。...

這部電影由爾冬陞飾演達摩祖師，於1992年上映時，筆者在電影院內看的。當時只抱著觀看功夫片的心態去看，怎料除了第一場千僧練武之外，

其他大部分都是一些說佛法道理的對白場口。看罷之後，筆者對於其中所說的法理，根本全然不明所以。此電影對於筆者來說，只是留下印象而已。

及後的六年光景，筆者從一個職業，轉向另外一個職業；又從另外一個職業，轉向另外又另外的一個職業；由出生、成長、工作的地方，移至別個國家生活，又在別個國家中，移至

別個國家的鄉村生活；住腳未久，再由那個鄉村，移去了另外的別個鄉村；居住地方，一月一遷，三月一遷，半年一遷；遷去復遷來，便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遷！何以境遷？因何而遷？如果是命運使然，命運又何以如此使然？塵勞撲撲，心意難安，只能夜靜問向天！

在這段以四海為家的日子，筆者開始探求有形物質世界之外的道理。直至 1998 年，偶然一次在朋友家中，竟然能夠在電視上，再次看到〔達摩祖師〕這部電影。曾經看過的電影，筆者是會記著的；六年前看過一次，雖然全無感受，印象還是有的；但這次重看，從第一句佛理對白開始，便已緊緊扣著筆者的心！戲內其中對白如下：…

「若作惡多端，西方極樂國離你十萬八千里；若一心行善，西方極樂國就在你眼前！」

「寶珠之光，祇照耀他人，不能自照。我認為世上最寶貴的是智光。」

「智光就是智慧之光，不但可照明人的內心，更可辨別是非。」

「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時我是誰？」

「甚麼是佛？」

「見性是佛。」

「性在何處？」

「性在作用。」

「若作用時何處出現？」

「若現於世，當有其八。」

「何謂其八？」

「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若見、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足、在足奔行、遍見時卻如微塵訊息。」

「識者知是佛，不知者喚作精魂。」

「一切隨緣不要執著，普通人隨緣即變，得道者隨緣不變。」

「怎樣做才能見大道？」

「從根本上修！」

「什麼是根本？」

「心為根本！罪從心生，還從心滅，一切善惡，皆從心生。如果連這個道理都想不通，只在表面上下功夫，徒然浪費時間。」

「血肉淋漓味足珍，一般苦痛怨難伸，設身處地捫心想，誰可將刀割自身！」

「若知前世因，今生受的是，若知來世界，今生做的是！」

第一次看這電影時，可以說是混然不明，丁點兒感覺也沒有；但這次的感受真是截然不同。每一句法理對白，都能振動著筆者每一根神經，通體發麻；每一段出色的配樂，有若法境天籟，如泣如訴，泣訴在六道流轉、長夜孤寂、無奈無依的云云眾生，忽然見到一點星光驟然落下，漸次擴大而明朗，光明生起而喜悅。

六載人生起伏，千種疑慮心頭。有諸經歷而後才有深刻體驗，有了深刻體驗，遇見真理現前時，便會產生前所未有的心靈悸動。這次偶然重看，便像是輕輕的電流飛竄，由內而外，通體流遍；流過之時，精神一振；但流遍過後，卻是意猶未盡，極渴望著能夠再看一次這部電影，再感受一下那般法喜充滿。

說來詭異，就在數天之後，筆者心中還掂記著這齣戲。甫出門外，很自然地，便想著向某一個方向行去。一直前行，來到一所小型商場。雖然小商場有數處入口，但筆者卻很自覺的，由其中一個入口進去。一間售賣

VCD 的店鋪，首先出現在眼前。筆者行近一看，恰恰便看見一片〔達摩祖師〕電影 VCD，擺放在視平位置。當時真是驚喜萬分，喜不自勝，毋用細想，急不及待，速速買下。還由售貨員口中得知，已是最後一片了。

由此之後，筆者每遇有緣人，都會介紹這齣戲給他們看。還記得一位多年好友，看到達摩祖師為了感化盜賊頭子，不閃不避，以身迎著射來火箭，焚身以火那一場，令她憾動不已，頓時淚流披面，不能自控。連強悍難馴的盜賊也能感化，旁觀者又豈能不被感動？

每隔一段時間，筆者也會重溫這部難得的電影。而那還未是達摩祖師弟子的神光，在祖師面壁九年的山洞外，三天三夜跪在雪地求法那一場，是這齣戲的精髓所在，可是多年以來，筆者還不明白其中意思。...

達摩：「你跪在雪中，已三天三夜。有何所求？」

神光：「請求大師為我安心。」

達摩：「你心有不安？」

神光：「我雖致力求道，但總有不安之時。」

達摩：「那將心拿來，我為你安。」

神光疑惑。

神光：「我怎也找不到那顆不安的心。」

達摩：「我已經將你的心安好了。」

神光一愣，便當下明白。

神光：「請大師收我為徒！」

神光已經道出有顆不安的心，還要把心拿出來？…為何將心拿來，便能把心安？…不是已有不安的心嗎？為何現在又找不著那不安的心？…還有更不解的，當神光找不著不安的心時，祖師卻又已將其心安好了？神光當下明白，筆者卻摸著頭腦不明白。

這個疑團一直存於心中，直至幾年前，真正開始專注修習佛法，對這段久遠未明的情節，筆者才恍然大悟。萬法皆緣起，無一法永恆實在可得；煩惱不安不可得，心不可得，不安的心更不可得；煩惱是自尋，不安也是自尋，不安的心當然也是自尋；被問及找出不安的心時，才自覺根本不存在那所謂不安的心；不安的心既

不存在，又何來心有不安？沒了不安之不安的心，便能心有所安！

筆者深信，〔達摩祖師〕已經安了很多人的心。當年的導演自資開拍了這部電影；搜集資料期間，在佛寺內鑽研經書，聆聽師父開示；越是深入研究，求法之心越是逼切；以往對生命存在的種種問題，終於能夠在佛法中找到答案；也是這部電影，令導演改變了下半生；在拍罷〔達摩祖師〕後，導演也出家了，法號^上傳^下般！

人生在世，所為何事？每人對處世的價值觀有所不同，所以每人都會向著一個具備自覺價值的目標來待人處事、努力進取。〔達摩祖師〕是一部少有能夠將佛法演譯而又娛樂性充滿的電影，令人百看不厭之餘，於理悟上必有所得，或多或少而已。筆者其中一個心願，便是可以制作一部如此的電影，令到眾緣受益。佛法流傳不限於各種途徑，而影像之感染力較之文字更為立體、更易感受、更至廣闊。遇法自利已是難得，自利之餘再能推己及人，利益大眾使之不再受綿綿煩惱所纏；人生在世，正為此事！



喜遇佛法

學生：馮惠賢（2/10/2011）

對佛法的接觸始於禪修，第一次的禪修始於偶然，雖說是偶然，想深一點，其實是在眾緣和合之下才能有這次禪修的機會，說這是偶然，是因為當時不清楚禪修是什麼一回事，只考慮自己能否接受禪修的日常生活作息，然後有一處地方可讓自己清靜地思考自己的未來。事實與期望完全不同，禪修中不期望、不分析、不判斷、不比較、不擔心，只是觀。法師說禪修中可體會無常、苦、無我。而我只感受到苦，尤其是坐禪時腳部的痛所來的苦，但苦中仍要觀……意想不到的是禪修之後所帶來的一種清明的感覺。那次十多天的禪修，帶給我的啟發是讓我能從另一個角度看事情、看世界。

帶著對禪修許多的問號和好奇回到香港，在香港繼續尋找與禪修相關的資料。若能配合時間的話，也爭取

禪修的機會。在探尋禪修的過程中，聽到許多不明究竟的佛法義理，嘗試從書本裏尋找答案，但發現有關佛法的書籍像是恒河沙數，對佛法的認識還是一知半解。

因緣之下從免費報章中看到妙華佛學會舉辦的佛學初班課程，一方面感到高興，有機會從最基本處了解佛法，梳理混亂。另一方面又感到一點擔憂，坊間有著林林總總的佛教團體，真不知如何分辨虛實真假。最終還是拿出一點冒險精神，開始了第一課的佛學課程。不經不覺地亦快到了第二十八課，最後的一課。

課程快將完結，但在佛法的路上只是起步點，在這個課程裏，讓我認識到佛陀這超越的人物，實在很難想像到在二千多年前，佛陀可以對世界、對生命的本相有如此透徹的洞悉，更難得的是佛陀並不以自己的

超越而自居，竟說「人皆可以成佛」這種大公無私、眾生平等的思想超越時空界限，實在教人佩服。而成佛的可能不在於其他，而是在於自我行動的實踐，認清生命的真相。這是對人的肯定，認為人有無限的發展可能。所以我認為佛教是一個從人的角度出發，從當下的實踐，教人如實地活著的一種宗教。然而障礙人的發展，使人不能實實在在地活出生命的完全也是人自己。基於「我」的不斷擴大和執取而使自己陷於癡愚。這是對無常、苦、無我沒有透徹的了解所致。當然這種了解是不容易的，因為由我執到放下均是同一生命體的行為，而佛陀提示我們處理這難題的一個方法就是「觀」。如實地觀察當下身心的狀態就能夠有所發現，由自身開始體驗改變，由心的改變影響行為的改變。

雖說這課程是初班，但內裏卻蘊含深奧的意思，有些還是十分疑惑。例如：很難理解輪迴是什麼，感到有點抽象和脫離現實。不過當中可能有



著深入的佛法義理，只是因緣未到令我難以明白。所以當越想越迷茫時還是提醒自己要回到當下，活在當下是最實在，最真實的。

從佛學初班裏能讓我明白多一點佛法的知識和對生命的價值意義，為正見打下基礎，然而佛法是需要身體力行，從生活中實踐才能有所領悟。在未來的修學佛法路上，我希望從理論和實踐層面繼續精進。

最後，十分感謝各位導師的真心誠意，在學佛路上給我啟蒙。



用心的演繹

關鼎協

「用心」兩字，劉德芳醫師經常掛在嘴邊，他常常微笑地說：「感謝大家的用心。」兩年來與劉醫師的三回接觸中，我對「用心」兩字，總是漫不經心，只覺得是客套話，最近第四回的接觸，才感覺到劉醫師以言傳身教，為人演繹其「用心」。這使我不其然聯想到北宋佛印禪師跟蘇東坡的對話中，微笑讚歎蘇東坡：「您打坐的時候，像一尊佛。」佛印禪師心中有佛，才會讚歎別人像佛，劉醫師的心中不離用心，所以才能經常感謝和讚歎他人用心。

有一同學的文章刊登於弘誓雙月刊，當劉醫師與她相遇，第一句話即讚她的文章寫得好，很用心寫。劉醫師見到妙華會訊編輯，也讚歎她用心承擔工作。劉醫師還說：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件事是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所在。因為人是受思想支配和認知指導的，而正法的語言和文字，能夠直接改變、影響人的心智狀態，故此立善言，非常可貴。

年近花甲的劉醫師，仍然好學不倦，不斷地很用心學習，他已被臺灣玄奘大學錄取，即將攻讀碩士學位課程。有朋友問他：「您這麼忙碌，哪來時間閱讀艱深的書本？」他回答說：「只



要靜心，排除雜念妄想，對文章的內容的構解，條理分明透徹，就能吸收迅速。」

劉醫師在行醫過程中，不但非常用心，而且精益求精，並廣納任何能令患者康復快速見效的方法，他正努力研究能量治療法，運用於對病患的治療。

有一次，有一位母親背著十二歲的女兒來求診，這女孩六年前還能正常走動，後因意外傷了腰椎，不能站立步行，已爬行了六年。劉醫師細心地為她檢查，發現她的神經失去傳導反應，部分骨骼偏移變形，難有好轉的效果。其母聽後，非常失望，並責罵女兒當初不聽話，導致今天的惡果。女孩被母責罵後，更加傷心痛哭。

劉醫師看到此情景，很用心地勸解兩母女，並為她們講了一位日本女

孩的故事，這位日本女孩，也是四肢不全，但她沒有絕望，在逆境中自強不息，經過努力奮鬥，終於當上歌星。

劉醫師其後又詳細地向女孩的家人講解如何正確護理女孩的行住坐臥，紓緩女孩的痛楚，減慢其骨架歪斜惡化的速度。劉醫師回臺灣後，更把關於日本女孩的報導文章寄來鼓勵她。

人若能專注用心去做事，效果是不可思議的。就如昭慧法師在《**初善、中善、後亦善**》一文中所說：「心渙散就沒有力量，專注就有力量，專注到一個定點，瞬間的爆發力十分驚人。把心訓練到如此專注，拿來做什麼呢？這就可打造一台全世界最精密的掃描機，拿來掃描自己的色身。它可以看到五臟六腑、肌膚骨骼等……」所以，劉醫師為病患治療的時候，非常專注，非常用心，他更以《**阿含經**》中佛陀所教的「自通之法」，感受患者之痛，看到病人在痛苦之中，他感同身受，不忍心他們受苦，於是很慈悲、很用心地為他們治療，希望能解除他們的痛苦。

劉醫師為患者治療的時候，往往會很用心地用手去感應患者有問題的部位，他的手就像掃描機，能準確地找到當今 X 光機及超聲波掃描機都找不到的氣滯點。根據「痛則不通，通則不痛」的原理，劉醫師有時會按壓患者的氣滯處，按壓的時候，患者雖

然會感到劇痛，但按壓之後，患者的氣血通暢，不再堵塞，痛楚也隨之消除或減少。

每當患者說出痛處，劉醫師總是說：「我知道。」他更經常點出患者平常沒有在意的患處，如患者面部歪移不對稱，下頷顎小移位，劉醫師以手觸患者面肌，運用能量治療法，在患者不經意間，便把下顎骨復位，患者面肌的不適馬上消失。

有一位患者肩膀很疼痛，無法舉高雙手，晚上痛得不能入睡，曾找骨科醫生治療，但未見好轉。劉醫師很用心地為他治療，並沒有觸按他的肩膀，只是按壓他的腳，令踝關節移回正位。隨後，劉醫師叫他高舉雙手，他發覺劇痛已除。劉醫師告訴他：「傷因在腳，反射出來的疼痛在肩膀，你即使再治療肩膀十次，都不能治本，不會見效。」

劉醫師為患者診療，通常都會按壓患者不同的部位，若按壓時某個部位感到痛楚，表示某個地方有問題，而經劉醫師治療，再按壓這些部位，痛楚隨即消失，也即表示這些部位的氣血暢通了。劉醫師的調理步驟，皆從腳部開始，因為腳部是基礎，人的站立能否穩健，要視乎腳是否健康，腳若有傷，會影響膝、股、腰、肩、頸等部位，乃至影響到五臟六腑，所以，基礎不良，將誘發身體很多毛病，所以我們要注意腳的健康。

有一膝關節痛患者，以前依照治療師的指示做運動，反而令膝關節更不舒服，醫生便說是他的膝關節退化。劉醫師很用心地幫他仔細檢查，屈曲及轉動其膝，發現他的膝關節前後十字韌帶皆沒有痛楚反應，即診斷不是膝關節退化，而是腰椎間盤突出，擠壓神經，導致膝蓋疼痛。於是，劉醫師替他的腰部作治療，解除了他膝蓋的疼痛。

又有一患者，帶同一張腰椎 X 光片前來找劉醫師治療。劉醫師說：「單靠一張平面照片作判斷，可能會有偏差，雙腳擺放的位置不當，可引致盤骨歪斜而影響脊椎，若單靠儀器而忽略醫護人員專業的人手復檢，有時會判斷失誤而引致患者不必要的痛苦。」所以，劉醫師不但很用心地仔細察看 X 光片，而且很用心地詳細檢查患者的其他部位，然後才為患者作治療。

現代人生活節奏緊張，壓力大，很多人都處於亞健康狀態，即健康與病之間的灰色狀態。劉醫師能夠找出亞健康的患處，並作適當的調理。劉醫師認為：亞健康在初期萌芽的階段，只要及早調理，令患處所需養分供應回復充足，機能正常運作，便會回復健康狀態。所以，治未病才是上醫之法。

有些患者，經過劉醫師的治療之後，消除了痛楚或減輕了痛楚，但他們大都有所顧慮地問劉醫師：「您回臺

灣後，我們若舊患復發該怎麼辦？平常要做什麼運動來矯正改善呢？」劉醫師很簡章地回答：「行有行相，坐有坐相，平常注意行住坐臥便可以了。」我最初聽了，不太瞭解劉醫師的用意，覺得劉醫師答了等於沒答，後來才知道，劉醫師的用心是，每個傷痛的原發點皆不一樣，某一個運作，對甲有效，對乙可能無效，對丙更可能有反效果。其次，即使有效，若太著意或康復後過度繼續做，可能成為另一個相反的傷痛。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只需要保持正確的姿勢便可。而對於那些上背較彎的患者，劉醫師則很用心地教他們做雙手貼牆壁半蹲下的運動。

有些患者下班後才能趕來，以至影響劉醫師吃晚餐和休息。但劉醫師都很慈悲地為他們治療，並語重心長地勸他們注意健康，身體若有不適，就要儘早調理，免令家人擔心。

由於劉醫師醫術高明，得到一定的口碑，前來求診的患者絡繹不絕，但劉醫師幾乎是來者不拒，並且非常用心地平等對待每一位求診者，絕不因患者眾多而縮短治療的時間和減少調理的步驟，反而是心繫患者，務求令患者得到全面的治療。

劉醫師不停地為患者治療，身體雖然疲累，但他經常保持微笑，從沒有表露出一絲一毫的不耐煩。有一患者問題較多，做完一次治療之後，希

望次日再做多一次治療，而次日的預約已經排滿，但這位患者不停地請求劉醫師，劉醫師便答應她次日比原定時間提早半小時前來應診，第一個幫她治療。

對於已預約的患者，劉醫師絕不輕言取消治療，即使洪主教邀請他出席觀禮活動而要取消下午的預約，他寧可把預約提早和縮短自己的午餐時間而不令患者失望。最後一天本來沒有預約，後因航班推遲兩小時，劉醫師便利用多出的兩小時，為專程從大陸趕回來求診的中醫師治療。

劉醫師發揮所長去幫助別人，心裏只是希望與大家結善緣，讓正能量繼續循環散發，所以，每當有患者向劉醫師道謝的時候，劉醫師總是微笑地說：「不用謝，能夠幫上忙，已經是一種緣份。」所以，不管最後只剩五分鐘，他都盡量爭取能結上善緣，以至每天的診療時間都超出預定的時間。

劉醫師雖然治好了很多患者，但他並不像江湖術士那樣故弄玄虛，相反，他卻處處為人著想，很平實地向患者解釋病患的因由，並耐心詳細地提醒患者日後要留心注意的地方，以免舊患復發。劉醫師的妙手仁心，感動了無數的患者；他的言行舉止，活潑地演活了「用心」；他的慈悲，確實值得我們讚歎，值得我們學習！

看到劉醫師用心地為患者治療，我作為旁觀者，感觸良多，目睹患者活在病痛之中，尤其是一些無法治愈的病患，我深感難過。記得慧瑩法師曾經開示，要我們注意身體健康，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更好地供養三寶。

有一患者是名校的校長，讀書時已是游泳隊員，他一直以為游泳是健康的運動，於是風雨不改地堅持每天游泳，即使受了輕傷也不停止訓練，因此由小問題引發出大問題，令身體的痛楚增加。

其實這是愚癡的行為，不值得提倡。任何過度的劇烈運動，不但對身體有害，而且有違佛法的不苦不樂的中道精神。佛陀經過六年的苦行，也知道苦行無助解脫，只會令身體增加痛苦，於是放棄苦行，在菩提樹下靜坐，最終悟道。

所以，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量力而為，不要超出自己的負荷，不要試圖挑戰自己的極限，否則不但令自己受傷受苦，也令自己的親友增添麻煩，令他們擔憂。我們要愛惜自己的身體，但愛惜身體並不是為了貪戀世間的享受，而是為了更好地為佛教、為眾生做事。

祝願大家身體健康，
勇猛精進，法喜充滿！



（轉載自臺灣佛教《弘誓》雙月刊第117期）

一個義工的感悟

鄭展鵬

在《聖嚴法師 108 自在語》中，聖嚴法師說：「忙得快樂，累得歡喜」、「忙而不亂，累而不疲」，這是筆者經常記著的其中兩句。

今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日），筆者有緣參加法鼓山香港分會舉辦的『浴佛暨皈依法會』義工組工作。筆者的職責是站在彩虹地鐵站 C2 出口至佛教孔仙洲紀念學校之間，迎接到來的信眾，如有需要，向信眾指示學校位置及路線。法會在九時三十分開始，組長指示各人（如不參加法會）於九時四十五分返回學校集合。

因早上一直下着滂沱大雨，組長解釋工作安排後，便向各人派發雨衣，並提醒各人要帶雨傘。雖然預定在早上八時三十出發，但還是等待雨勢減弱才前往彩虹站，當時已是八時四十五分了。

途經永定道的時候，迎面見到一批信眾，其中一位開心地說：「終於見到綠色背心了。」她恍惚見到曙光或指引一般，也許是方向對了，又或者快到達目的地了！

〔感悟一：交通隊／接引隊的工作是向信眾引路，由此處（彩虹站）到那處（佛教孔仙洲紀念學校）。工作性質雖然簡單，但很有意義。〕

筆者被編排的站崗是在一個公園內，正面向地鐵站上來地面的隧道口，左手面直行上梯級轉左便可看到學校了。初時只穿雨衣還行，但不久就下着傾盤大雨，加上閃電打雷，不得不打開雨傘。這樣，就連向經過的信眾合十也有難度！

筆者心中不禁徬徨起來！當不知如何是好之際，筆者突然記起五年前開始學佛，第一次從區佩儀老師口中聽到「行住坐卧皆禪修」。於是筆者想到：何不因應惡劣的環境，難得的機緣作一次踏實的修行！想到這裏，筆者的心當下便立刻安定下來，馬上挺直腰背，面帶笑容，繼續對經過的每一個信眾恭敬合十。

〔感悟二：環境的改變，尤其是逆境，會容易令人迷惘，徬徨，甚至迷失方向，這時人更需要指引。〕

難得的是，所有的信眾皆向筆者合十鞠躬回禮，或說「阿彌陀佛」、「辛苦了師兄」、「早晨」等等！筆者雖然手腳冰冷，心中卻感覺十分溫暖！

更難忘的是，有幾位小菩薩（包括兩個十歲左右的女童及四、五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也向筆者合十鞠躬，感覺世界上原來有很多善心人，實在是日常工作上不可能感受到的。

有位師兄真的很慈悲，先後兩次叫筆者到別處暫避。雖然筆者堅持留在原地，心想如天氣更差，必要時要離開崗位，找個安全地方棲身，以免讓其他人添麻煩。

期間，筆者看見有一個食環署轄下承辦商的女職員在大雨中打掃公園內的落葉，工作一絲不苟，她在惡劣的天氣下緊守自己的崗位，盡自己的責任，真令筆者佩服。職業無分貴賤，聖嚴法師說得好：「不要以富貴貧賤論成敗得失，只要能盡心盡力來自利利人」。

到九時三十分了，筆者心想還有信眾來嗎？但筆者卻看見不斷有信眾經過，其中也有幾位問學校位置。可能是天氣差、交通阻塞、或初次到彩虹等原因而令他們遲到。

〔感悟三：遲到者（不論原因），可能更徬徨、更焦慮、更着急，這樣會容易令人迷途，這時人更需要指引。〕

站崗（禪修）完畢，雨也停了。遇上諸位菩薩、未來佛，雖然鞋、襪、褲盡濕透，心中卻是樂透！

阿彌陀佛！

鵬慧合十

〔心靈小語：甘願做，歡喜受。〕

後記

根據香港天文台二零一二年四月天氣回顧，月底有一道低壓槽持續影響沿岸，本港的天氣變得不穩定，有時下大雨及狂風雷暴。四月二十九日早上傾盆大雨期間，天文臺發出了本年首次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新界部分地區錄得超過 70 毫米雨量，而屯門及荃灣的雨量更超過 150 毫米，隨著雨勢減弱，本港當日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而天文台的氣溫上升至 30.2 度，是四月份最高。

當天我完成工作及向組長交待後，立刻趕回北角妙華佛學會上課（中國佛教史），可惜到達後才知道當天的課程因紅色暴雨警告信號而取消了！各位來到的同學（包括筆者），都難免有些失望。

但當下筆者忽然想到，能夠到妙華佛學會學佛（今年已是第五年了），已經是很好的因緣，甚至可能是前生修到！今天上不到課，也是因緣，又何須感到失望呢！

過去五年的星期日（如要上課），筆者都跟太太及女兒吃過早餐後，匆匆離開去上課，今天正好趁機跟她們食午飯。太太喜歡飲茶，給她一個驚喜也是個好因緣！

捐款大德芳名

二零一二年四月至六月

常務經費：

\$7000：黃衛明。\$4000：(潘淑河、趙國鑒、之東、之南、之西、蘊妍、公遜、麗瓊、倩盈)。\$3000：陳玉嫻、胡昭源、胡薄淑貞。
\$2340：胡炳熙。\$2500：吳蓮菊闔家。\$2000：(李建華、甄綺蓮)、梁卓文、關敬妍、王天生。\$1700：劉燕薇。\$1500：榮馳法團秘書。
\$1100：李淑嫻。\$1000：戴德恩、曾子明、馬家訓、李建華闔家、林永全闔家、郭少文、(黃耀章、河山、保山、錦山、陳合和)、嚴國雄、冼玉娟、余小紅。\$600：趙泳均。\$500：何珮曄、趙雲萍、陳德瑜闔家、何茵、高智輝、梁妍姿、梁德志、(劉果欣、葉詠倩、婷倩、甯倩)、潘展雲、潘藹雲、(葉達文、郭倩儀)、蘇文信、謝景暉。\$400：(陳合章、李曼華)、何智如、石煥英、(黃宅、高嫻英)、嚴麗華、謝鎮弟、(鄧達權、達威闔家)。\$307：眾同學。
\$300：馮滿生、張秀蓮、陳慧儀、何永泉、何詠誼、林關建明闔家、(甘家燕、甘耀能、蕭永聰)、(梁家強、馮慕燕闔家)、(梁美華、許少平闔家)、(梁家榮、楊美華)、葉倩君、王國芳。\$250：賴宅。
\$220：佛弟子。\$200：戚汝民闔家、(霍杜華、談蓮歡)、李淑梅、蔡玉霞、廖玉嬌、(梁法德、梁法空)、關本願、岑寶蓮、(岑光洪、岑寶嫦、何峰民)、彭月風、潘慧蓉、郭慧兒、(梁雅燕、卓永廉)、江慧、麥麗群、李瑞梨、果維、吳燕瓊、吳蓮、麥忠、王炳榮、葉定倩、姚美珠、黃妹、葉潔玲、黃玉芬、黃雁紅、唐淼德、黃淑芬、楊潔英、(黃宅、黃淨賢)。\$150：(羅潤成、瑞琪、慧珠)。
\$100：福齊、張麗蓮、霍偉祺、霍美萍、霍偉明、鄒桂香、徐鳳琴、曾清梅、鍾映蓮、張英、吳素明、倫文鉅闔家、(倫洪楷、洪光、洪標、洪傑、佩芳)、梁惠玲、葉麗嫦、羅群玉、李月明、盧淑珍、(詹楚光、紫慧)、吳佩珍、(梁德材、林志輝)、梁家豪、李淑貞、劉碧霞、(王明秀、曾紹恩、曾紹輝)、黃霞、葉果茂闔家、衛健雯、黃惠芳、宋振添闔家、湯偉平、余靄倩、沈淳晶、溫美珍。
\$50：曾柳英、郝慧芬、LOWINNA HUNG。\$20：包偉詒闔家。
\$10：香。

助印：

\$5000：鄭展鵬。\$4875：百業達印刷有限公司。



◀ 四月初八佛誕，妙華會友齊誦《妙法蓮華經》



▲ 妙華會友於佛誕日，前往志蓮安老院探望慧瑩法師



▲ 農曆四月廿八，妙華舉行紀念印順導師法會

在紀念印順導師法會之後，妙華會友 ▶ 前往探望慧瑩法師



▲ 今年的母親節，慧瑩法師的胞弟闔家從順德來港探望慧瑩法師

六月中，慈濟的婷婷師姐（左一）和致美 ▶ 師姐（右一）陪同淨達法師探望慧瑩法師





妙華佛學會

地 址：香港北角堡壘街36號美威大廈1樓B座
新講堂：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電 話：2570 0443 傳 真：2570 0679
網 址：www.buddhismmiufa.org.hk
電 郵：contact@buddhismmiufa.org.hk